明季北略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十七年甲申

元旦文武亂朝班

京師文臣俱寓西城而朝班則列于東武臣俱寓東城而朝班則列于西甲申元旦上視朝最早止一大金吾立班時鐘聲已絕金吾啟奏群臣不聞鐘鼓聲謂聖駕未出來者益遲令再鳴鐘啟東西門遠近聞之自皆疾馳乃諭鳴鐘且勿歇門亦不閉又久無至

者乃欲先謁太廟後受朝呼駕鑾輿蓋駕輿馬輿立仗馬約用百餘時又一無備將長安門外朝官所乘馬悉驅入端門將欲登輦司禮又恐外馬不馴或多嘶齒奏止之又諭受朝而後拜廟再登座以候文武官從東西長安門入者以天顔正視竟不敢過中門文則直入武班從後螭頭下偃僂而入東班武亦直入文班從螭頭下蹲俯而入西班有新科榜眼宗之纒父名劼者以召對稱旨擢仕職方賛書品最高潔亦竊形而過于東班受朝後聖駕入廟六品以下官不

應陪祭者馬以掠入而步同総非兆也不出百日上手撞鐘百官無一至者兆已見于此矣獨可異者三月二十一日百官朝賀李賊擁擠爭進被棍撲逐門久不啟露立以俟呼何前倨而後恭也是可訣矣

風變地震

正月初一庚寅大風霾震屋揚沙咫尺不見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至城破時鳳陽守陵谷國珍奏報地震

降乩

上以風晨有憂色沐浴焚香拜天默禱曰方今天下大亂欲求真仙下降直言朕之江山得失不必隱秘

仙郎降乩日帝問天下事官貪吏要錢八方七處亂十變九無烟黎民苦中苦乾坤顛倒顛干戈從此起休想太平年上見詩默然不悅

大清朝改元正月初一日

建州定國號日　大清改元順治

李自成僭號

初三壬辰李自成稱王于西安僭國號曰大順年號

曰永昌以宋獻策爲軍師牛金星爲丞相設六政府

各尚書一人侍郎二人左侍郎則皆僞征吏之宋企

郊戶之楊建烈兵之喻上猷禮之鞏焴刑之陸之祺

工之李振聲等皆明臣之降附者

是日自成遣劉宗敏李過等率衆二萬爲前鋒所過

皆破自成得報曰可長驅矣遂留文官并武將李友

數人守西安自率馬步五十萬與諸將從禹門渡

河掠河東河津稷山滎河臨晉一路俱陷垣曲知縣

遲降表二云自成初二發兵至十四癸丑過河平陽

州縣盡逃諸將皆遁

自成移牒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至兵部執牒者則京師人自涿州還值逆旅孤客予十金代投兵部以爲詐斬之

李明睿議南遷 正月初三日

上召左中允李明睿陛見明睿南昌人以總憲李邦華總督呂大器特薦起田間至是召對德政殿上問禦寇之策明睿請屏左右密陳趨進御案言臣自崇召以來探聽賊信頗悉今且近逼畿甸此誠危急存

亡之秋。只有南遷一策。可綴目前之急。上曰。此事重
未可易言。以手指天言。上天未知如何。明時曰。天命
微密。當內斷聖心。勿致噬臍之憂。上四顧無人。云。此
事我已久欲行。因無人贊襄。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
但外邊不從。奈何。此事重大。爾宜密之。切不可輕洩。
洩則罪將坐汝。上還宮。賜宴文昭閣。及太原陷。明時
復疏勸。上深許之。下部速議。而兵科給事中光時亨
首叅爲邪說。言不殺明時。不足以安人心。上曰。光時
亨阻朕南行。本應處斬。姑饒這遭。然而南遷之議寢

矣

曾應遴言撥亂之策

初四癸巳工科曾應遴言今之紳富皆衣租食稅安坐而吸百姓之髓者平日操奇贏以愚民而獨擁其利臨事欲貧民出氣力以相護無是理也秦藩之富甲天下賊破西安府庫不下千百萬悉以資賊倘其平日少所取民有事多發犒士未必遂至于此今之紳富亦宜稍捐以賑貧亦救民撥亂之策也

福府王奏

初五甲午。蜀嗣王奏王寶係無存。盡為世子府自
竊以獻賊者。　卹保定監軍任棟死事。贈光祿卿。

議撤甯遠

初六乙未。工科高翔漢言。自出口來數月。忽接遼撫
黎玉田永撫李希沆揭。稱復有入塞情形。甯遠逼近。
不可示以單弱而調兵南征。豈稱異筴。
時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請棄山海關外甯遠前屯
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廷臣皆以
棄地非策。不敢主其議。

自前後屯失守寧遠孤懸二百里外三面皆絕域守禦極難且冠氛日逼三輔震恐則撤兵歸守關門挑選銳士西行遏寇亦救亂之一策閣臣持之不可事竟寢蓋泥于前說而不知變也按東陲戍兵崇禎初年經畧臣有棄寧遠守關門之策是時方內安寧無故棄邊地失天險是漢棄涼州之議也故識者謂爲非計至末年寇躪中原名都大藩潰陷相望而關外所存止于六城緩急輕重大異昔日而庸臣膠柱之見猶不知釋疆埸之憂救堂

與之急卒至强寇壓境十六入關二十抵豐潤而

京師陷矣悲夫

曾應遴奏江右事

初七丙申兵科曾應遴言臣鄉江右自橋頭失守而賊從永破吉撫嶺兵破而賊破萍及袁呂大器禍急不能駕馭左師臣早已言之今江督更置之時即合閩越之力以虔鎮副將鄭鴻逵與芝龍爲兄弟緩急可不煩檄調有云益王走閩中建昌潰于十一月初二撫州南豐同陷于初七并有吉贛失守而虔撫之

報杳然莫必諸臣負辭辜矣

保定撫徐奏義衿陳廷祚。破家養士。厚捐全城。

李自成陷平陽

初入丁酉。自成陷平陽沿河州縣望風瓦解皆置偽官。有防禦使大尹等官。初九戊戌。山西逃兵南下。江北震恐。路振飛派兵。防河副將金聲桓守徐。周任鳳守泗。周爾敬守清口。

何騰蛟

十二辛丑。漕撫路振飛。言淮徐道何騰蛟。整頓徐方

有功今歷楚撫已成之緒恐廢有同知范鳴珂二十年安于府倅恬守可知即以補騰蛟缺可稱並美

元宵賊入城

北京每歲正月初八燃燈至十八止作元宵節是年連夕皎月九門不閉金鼓震天每門自城外入者以千百計皆以鬧元宵爲名達旦不出守者日何每夕見其入不見其出也時鬧元宵賊俱腰纏數百金旣入城大者買將小者買兵各守城上部內貪其厚賄竟不核也及三月賊至離城二里佯守城賊多遣織

子砲中不向下擊而向上發俱打空中不傷一賊人之賊度鐵子已盡乃悉薄城城上已無鐵子砲徒乾響而已衆議往工部請箭行未及賊用高木續接圍以紬布使健兒魚貫而登守者不拒反以手援之入賊既上發三砲守者悉脫衣反服俱平日號衣也見有不反服者即以刃砍之遂大潰盡元宵九門分股頭進賊已萬千伏燕內矣

無錫王季重入朝房腰間銀帶被人割去朝內有偷兒時事可知矣

李建泰督師

李建泰字復余山西曲阜縣人天啟五年己丑進士崇禎季年爲大學士甲申正月上憂寇于臨朝日向閣臣興歎曰賊勢如此闔外無人承任府庫殫竭將如之何卿等能無爲朕分憂哉建泰進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駑力臣晉人頗知賊中事願以家財佐軍可資萬人數月之糧臣請提兵西行上大喜慰勞再四曰卿若行朕當訪古推轂禮親餞之郊不敢輕也十六己已建泰揭請出師因題用衛貞固凌駉郭中

保上諭卿即整裝就行具見忠藎所請吏部即用所需旂牌勘合照例速給建泰又曰進士石嶐願單騎走陝北連甘肅寧夏之兵外連羌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勦寇立功否亦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渡上悅欲用石嶐建泰曰俟臣西行酌而用之二十己酉郭中傑實授副總兵督轄中軍旗鼓上命查天明集禮中邊將授鉞告廟禮看議安行二十三壬子建泰揭薦布衣羅天錦如議用介松年着以科銜催餉有功實授二十六日乙卯上命建泰出師行遣

將禮寅時命駙馬都尉萬煒以特牲告太廟卯時上臨軒廷授建泰節劍殿樂響聲大作如催折然巳時備法駕御正陽門親餞官軍旗旛十餘萬自午門外排至正陽門外旌旗金鼓甚盛文武百官俱至列席十九丈東文西武御席居中御用金臺爵皆飲大寶石是累朝重器諸臣則皆金杯也命五省掌印侯伯內閣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總協侍坐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將軍侍衛設宴作樂上親遞酒三杯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即以三杯賜之復出御撰手勑獎

諭親臨正陽門餞以賜內璫爲掛紅簪花鼓樂導上方劍而出上目送之良久返駕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太監韓贊周奏南京地震建泰乘肩輿甫出宣武門輿杠忽折識者憂之諸臣又公餞于護國寺建泰意氣英英言方入寺時覩其印綬忽發大如斗同官相與賀曰此指日成功取金印如斗兆也授進士凌駉職方司主事隨輔臣監軍西洋人湯若望隨行備火攻水利進士程源私與凌駉曰此行也兼程抵太原收拾三晉猶可濟也若三晉失守無能爲

矣二十七丙辰建泰奏微臣馳往太原因遏敵河東分守李正脩上命金毓峒監軍赴晉允正脩赦罪督輔單前效用建泰出都道聞山西烽火甚急家存亡未卜益遲遲以行日行止三十里師次涿州營兵三千逃回行至順德府廣宗縣紳衿城守不納攻破之殺鄉紳王佐晉知縣張宏基是日即移兵出城二十九戊午建泰聞家被焚掠爲之奪氣兵過東光不戢士民閉城拒守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二月初九戊辰御書親敕建泰敕臨德通津昌密六處悉聽督輔

調遣三月初五癸巳建泰病甚兵潰初十戊戌甯武報至畿輔震動程源謂魏藻德曰建泰何爲尚住河間其標下總兵馬稐有兵萬人令速赴居庸與唐通協守猶可以鎭撫萬一不聽京師破建泰入城賊禮遇之

闖賊急建泰遁匿未幾降自成爲相　大清朝立建泰與謝陞馮銓俱爲內院大學士及姜瓖起兵又召建泰爲相瓖敗　大清執之建泰有妾五十人逃歸語之曰吾今必死汝輩有一人肯從吾否

諸妾俱掩面而笑竊相謂曰汝固應死吾等謂何建泰尋被殺其身長而黑鬚髯昔崇禎丙子建泰主試江南九日大宴雨花臺百官送之建泰坐轎中歎曰不覺又重陽矣蓋感日月之易遷知其貪生之念重也

上諭

十七丙午諭兵部山東土寇出沒外解梗阻撫按全無奏聞著即掃蕩以通餉道　又諭寇患地方人心不固聞警逃避法紀蕩然亟行賞罰用示勸懲如山

西保德州。固守有功。已命破格叙擢。其倡逃者。不論宗室宦紳。立行拿問。

彭琯奏

十八丁未。工科彭琯奏。徃者逆賊犯楚。實由人心惑于三年免租。一民不殺之僞示耳。又見撫臣李乾德。懸示免征。益復勇躍。倘皇上大下㒽詔。通行曉諭。更當何如。近傳十六十七年寬赦。何如竟之十八年。使賊滅後。猶有餘力。并奇荒赤地。通行酌免。使老幼摔擻泣下。非目前第一義乎。武昌破時。沿江積屍千里。

州縣收復原任官戴罪不敢任事必待選補選補之往功名與性命較則輕決不甚任罪以規避而止何益于地方之緩急請查陷城各官除開門迎先逃外調補無官地方以聯絡人心似為切要

馬士英奏

十九戊申鳳督馬士英奏太湖疎防失守中書張同敞奏胡豐破營是兵非賊命該部行撤督撫即擒梟示鄖陽推官朱翊辨奏周士奇以鄖人監鄖棄城先遁平陽鎮臣陳尚知投賊為前驅

東陽許都

二十己酉上海舉人何剛言忠義智勇之士在浙則有東陽義烏昔時名將勁兵多出其地臣熟知東陽生員許都天性忠孝素裕韜鈐一見知人能與士卒同甘苦乞用許都以作率東義徼歙一方之奇才臣願以布衣奔走聯絡悉遵戚繼光法申詳約束開道忠義一歲之餘可使赴湯蹈火臣見進士姚奇允夏供祐桐城生員周岐陝西生員劉湘客山西舉人韓林皆[illegible]時有心乞頒手詔會天下豪傑則忠義智勇

遶秋而起。助皇上建業矣。廿二日辛亥。上諭吏兵刑三部。舉人何剛條奏。儘多可採。著授職方主事。即令往東陽義烏。練絡義勇。練成勁旅。以資勦寇之用。又允何剛奏。許都姚奇允作何委用。該部速議。二月廿二辛巳。御史吳邦臣奏。浙寇立剪。諭部陳子龍蔣若來才長定亂。作何優異。先是東陽之變。實主許都。都故副院宏綱之孫。任俠好義。遠近信服。縣令姚孫榘貪虐殘民。借名備亂。橫派各戶輸金。而坐都以萬。都家實中產。勉輸數百金。自詣告竭。孫榘大怒。摘都行

刻社粟姓氏謂是結黨造反。桎梏之時。輸金者盈庭閧然沸亂。有姚生者執孫渠于座。按之堦下而笞之。群擁許都爲主。巡按御史左光先聞變。即調台州行勦。所至屠掠。東陽湯溪蘭溪民各保鄉寨拒敵。官兵大敗。光先遂以許都反聞。集兵處餉。人人倖功。杭州推官陳子龍。謂都實非反者。遣生員蔣若來賫書諭之。都即率同事十三人。指杭投獄。子龍爲之請。光先不許。悉斬之。盡隱孫渠之過。命之復任。三月初六甲午。光先奏大寇就殲。有旨陳子龍定變可嘉。著授兵

科給事中、

劉孔昭殺叔

廿三壬子。操江劉孔昭。殺其叔萊臣。萊臣廕襲嫡嗣。爲孔昭父藎臣僭襲。孔昭復冒之。及官操江。遂捕萊臣斃之獄。

是日賊破趙城。

廿四癸丑

內閣陳演三年考滿。加少保。吏部建極殿。廕子中書。

兵部奏李𦗦明。抗賊死職。特贈左都督。子謚 貞定

叅將李茂春。報流寇過河。平陽府縣開門盡逃。高傑兵搶掠河東一帶。

張縉彥言臣浙自舊撫熊奮渭潦倒之後。海上僅有虛名。民壯則多人奴役占。鄉勇則虛應故事。將領則總屬虛懸。叅將以下。皆紈袴儲備則鋒朽藥銷餉供則奇荒大疫道殣相望竟直一方之利害而已。縉彥于正月初四。自兵科都給事陞兵部尚書。

是夜星入月中。古云星入月中國破君亡

廿六己卯

諭兵部淮陽爲南北咽喉宜有重兵防扼著漕督暨按二臣增募。 南京地震。

廿八丁巳

始傳平陽之陷。都人大震。 陳演揭救在獄中諸臣。命限十日審結其方士亮姜埰尹民興龔鼎孳保出。

三十己未

晉王奏晉疆萬分危急。 塘報賊陷閿鄉。

李自成僞封。

二月初一 庚申上平旦視朝。忽得僞封。啟之其詞甚

疛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暫繳一時相顧
失色
是日命工部尙書范景文禮部侍郎丘瑜並兼東閣
大學士　諭吏部曾櫻名城屢陷革職提問
初二日辛酉大同總兵張報逆賊闖關　自成破汾
州
初三壬戌兵科韓如愈言晉寇訛傳時晉已殘破諸
臣相戒不欲上聞　總兵周目吉奏保穰嬰城固守
內省豪衿把持懷慶夜變福王同毋走出東門棄毋

兵潰狽狽走衛輝依潞王

初四癸亥諭部院言官論事須明白直陳近來多埋伏隱語殊非告君之體着嚴行警戒　姜埰允予謫戍邊遠蔣拱宸方士亮尹民興從輕擬杖

初五甲子命迎護益籓歸國　山西糧儲道程奏晉省鹽課欠至七十餘萬　予劉之綸謚

李自成偽檄

初六乙丑賊圍太原晴余應桂初聞平陽破諸將皆遁太原無一兵守城賊圍三日以數人上城開門而

入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閹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紈袴而恃為腹心宦官悉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思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讀之多為扼腕而朝臣若處夢中惟薦某人對某缺門戶苞苴是務有識之士無不寒心

上諭戶部邊寇孔棘外解不至皆因有司急贓贖而緩錢糧不舉並賞罰何以勸懲以後在內責成部科

在外責成巡撫痛禁需耗完足者陞四品京堂未完九分者革職　中書張同敞奏楚豫偽官多係紳衿從賊宜示教官以諸生忠逆爲功罪下部酌議

初七丙寅總督余應桂報晉中瓦解徽州鄉勇拒殺黠兵

蔡懋德太原死節 附畢拱辰應時盛

初八丁卯李自成陷太原先是賊破榆關長河二千五百里之防晉獨當之賊衆耽耽窺渡巡撫蔡懋德駐防蒲澤且南北策應頻挫賊鋒癸未冬保德州告

急歸領省城守河道將閻聲奔潰巡按御史汪宗友時糾其僑奉旨革任聽勘以郭景昌代之未至副將陳尚智投賊爲前驅總督余應桂畏賊甚遲迴河上一無所爲甲申正月二十九日賊從沙渦竟渡三晉遂成破竹之勢旣陷平陽二月初六日圍太原太原無重兵爲守賊馬步號二十萬或勸懋德移鎭候代可以御賁懋德不可誓衆死守登陴拒敵矢石火藥傷賊甚衆遣牙下驍將朱孔訓牛勇督兵五千出戰孔訓傷了砲牛勇陷陣死一軍皆没城中奪氣賊攻

月三日初八日丁卯。城東南角樓砲裂焚燬。風沙陡作。對面莫辨。守門將張雄爲賊內應。賊以數人乘夜大風從東卄角登城。城遂陷。懋德草遺疏授贊畫郅縣賈士璋間道奏京師。引佩刀欲自刎。爲衆所奪。中軍應時盛扶公上馬欲衝出城。懋德跳下馬曰。吾封疆之臣應死封疆。汝輩自去。衆强之。懋德大呼曰。汝等欲陷吾不忠耶。遂至三晉書院三立祠。惟時盛相隨。懋德南向自縊。軀輕氣不絕。時盛解鐵甲覆其身。候氣絕。亦東向自勒死。時甲申二月初八也。蓋時盛以遼

諸生爲懋德識拔隸幕下。見草遺疏。卽歸寓殺其妻妾與十四歲子朔以死殉。卒如所志。文武將吏與懋德同死者布政趙建極。巡按陳純德。按察副使毛文炳及府縣各官四十六人。賊尸之于街。懋德字公虞。號雲怡。蘇州崑山人。萬歷丙子舉人。已未進士。司理杭州。秩滿擢儀曹。卽出爲江右督學。備兵嘉湖。巨寇阿丑流毒四省。公授幕署許世威方畧擒之青石橋。分守湖南。以計擒湖賊齊天王等。烈皇帝知公才。召對稱旨。擢公巡撫山西。公既死闖。恨公不驗屍時加

及斷頸公標將段可進收公屍掬土掩之賊退始入
棺公稱漢月師入室弟子故在危城中語人曰吾學
道多年已勘了生死今日正吾致命時也子方炳願
守舉甲申冬得旨諡忠襄子贈廕與邑人王壽立祠
賜名雙忠應時盛并附祀蕭事在戊寅二月

畢拱辰字星伯號湖白萊州衛人萬歷丙辰進士歷
仕
　叅使僉事改山西分趨冀甯賊入太原執公
西 將軍劉所奇之降公山立不動遂遇害與蔡懋
德趙建極三尸同棄晉王府西府墻下越八日賊去材

官毀可遂以牆土覆之。公無子。無人為請卹者。丁雄飛與陳皇士云。公生平最好書。官南曹時。相遇輒屏騶從。同至書廊間閱書史。或從街口地上攤殘籍中偶得數葉。則大喜。署中無事。終日讀古書。以書相餉。受人餉者。必以其人所未見者報之。家中積書幾萬卷。推請勑不善硯上官。以故通籍二十年。尚浮沉郎官。尤通歷法。所著有義俠紀事等書。

啟禎錄。一刻方伯朱忠。須攷。

張履旋投崖　此應入初二日內

張履旋舉人吏部尚書張愼言之子也。爲官至山西汾州陽城縣賊執履旋拷銀履旋義不受辱。貽書父母與其虧體辱親不如殺身明志遂投崖而死。宏光朝贈御史。

初九戊辰劉澤清移鎮彰德　　錄陳郡屠戮贈開永傑等少卿。

初十己巳閣臣蔣璟德以病召對不能趨赴。

十一庚午諭吏部平陽副使李士焜等七人先逃後返已經革職着戴罪立功自贖

十二辛未順天撫揚奏飢民攻掠　諭刑部張國維中樞溺職一徒豈足以蔽辜　又諭吳昌時依律處斬馮源等附近充軍財產并罪輔周延儒贜產籍沒充餉　又諭周延儒見賄忘法本當全沒財產量追二十萬着周正儀周奕封完納吳昌時量追五萬俱免籍沒　高傑滁兵東下鳳督馬士英迎竄徐州十五甲戌賊探馬至大安驛偪逵京師　賊遣僞官于山東河南州縣各處代任每官先遣牌至州縣士民名苦征輸之急痛恨舊官各借勢逐之執香迎導

遠近風聞若狂

山西全陷

十六日乙亥。李自成至忻州。官民迎降。進攻代州。五臺知縣投降。地方官有載牛酒以迎者。有備子女以献者。總兵周遇吉守代州。出奇奮擊。連戰十餘日。殺賊萬餘。自成令諸路賊進攻。遇吉兵少食盡。退守甯武關。賊陷懷慶。抵固關。分取眞定保定。上至是始聞山西全陷。命勛訪諸三。分遣太監高起潛等十八人監制甯前通津各鎮。張縉彥疏言。今日糧餉中斷。士馬

虜折督撫各官危擔夜卸若一時添內臣十員不惟物力不繼抑且事權分掣反使督撫藉口上不應

上諭院部寇氣方熾畿輔戒嚴固圉安民全在察吏該撫按將所屬官嚴加甄別必清謹循良素為民戴者可許留任責令募鍊鄉勇整備城守如貪殘及闒冗者勒令去職另擇賢能推補

馬嘉植疏

十七丙子吏科馬嘉植言皇上亦知孫傳庭僨事之因乎守關原自有餘大言一鼓蕩平明知不可爲而

徙倖爲之以塞前言是以進退失據今不復以覆轍爲戒而空拳徒膺萬一晉陽與淮北俱震則爲禍愈激非知彼知己者數也臺臣陳丹有借兵土司之說尤當商酌以數世豢養之兵尚不能必其用命而向蠻夷責大義此實難矣況不能裹糧景從則搜括不加倍乎百姓見兵過尚搖手閉戶狼兵一來保無驚竄狼子驕悍兩粵之間又擔多事矣

戶科介松年言士氣不振廉耻風微倡逃迎降出自衿紳深可痛憤亟宜崇獎節烈以收拾人心上甚是

之。
十八丁丑。河南巡撫蘇京報賊窺僊處。賊營已帀
固關將逼眞定眞保之間。全恃道路之口。京中嚴戒
妄言

堪任督撫諸臣

十九戊寅吏部題堪任督撫諸臣沈迅魏公韓孫肇
興朱家仕萬元吉馬鳴騄楊毓楫何楷嶽明楷周允
允許譽卿汪心淵毛九華蔣允儀王道純詹爾選黃
宗昌鄭之尹王守履李長春毛羽健。

二十己卯大康伯張國紀進錄一萬兩命進封侯爵。廿一庚辰驟寒大雪凍死人無數。兵部塘報太原分州潞安連陷。諭亟訪各藩諸王下落、諭河南總兵士國寶加意整頓立功自贖。命內官閻國輔等賫餉往衛輝等處分給。又諭吏部朕念豫楚殘破州縣料理需人、各撫按官自行挑選、不拘科目雜流生員布衣、但才能濟變即與塡用。有能倡義募兵恢復一州縣者、即授知州知縣、功懋懋賞、朕不爾靳。分敕內官監制各鎮、寧前高起潛、通津臨德盧維寧

眞保方正化。宣府杜勛。順德彰德王夢尙。大名廣平閻思印。衛輝懷慶牛文炳。大同楊茂林。薊鎮中協李宗化。西協張澤民。兵部戸部督之。閒土寇聚。

廿二辛巳。差內官王坤。科臣韓如愈。巡歷地方。催解京邊正項。并收折贓贖。及周延儒吳昌時余大典等贓銀督解。

諭刑部。張國維附和罪輔。朦蔽君上。本當重治。念方士亮等輕擬者。免罪候用。

河南巡按蘇京報賊遏懷州。催任濬速到任。

賊陷眞定

廿三壬午賊　眞定先是知府邱茂華聞賊警先遣

家　出城撫臣徐標執茂華下獄標麾下中軍官倡

標登城晝守鎮與狃縛出城外殺之劈獄請茂華出茂

華遂檄所屬州縣豫叛待賊數日而賊始以數騎入

城收籍地距京城止三百里寂然無言者

徐標號鶴洲濟甯人天啟乙丑進士巡撫保定右副

都御史守眞定斬賊使碎僞牌

廿五甲申　兵劉澤清請于青登諸山開礦前銀着

巡按設法

廿六乙酉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屯練進方岳貢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濟甯旋以敵報甚急或言各官不可令出出郎潛逃遂止藻德等不道

禮部奏桂惠二藩同走粵者賫璽書慰門

李邦華議南遷

先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與左庶子李明睿私議南遷上親行與東宮孰便明睿曰太子少不更事

稟命則不成尊命則不敬不如皇上親行爲便至是上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上候于文華殿邦其明睿與少詹事項煜各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上驟覽之怒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若此無一忠臣義士爲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

附記南遷得失

或問南遷得失何如予應之曰當自成蹈暑入晉勢已破竹惟南遷一策或可稍延歲月而光時亨

以爲邪說其事遂穢天下恨之然畏叛時也先入

爲徐有貞亦倡此說時朱之從卒能固守卻敵崇

社是然時享亦持是見耳使以時享之說爲非則

國君死社稷之義謂何必以邪華之說爲非則猶

欽羅縶組之辱可乎二者得失必有辨之者似光

說稍長然問今日將相果能如于忠肅否不能

則遷國圖存未始非救變之一策而時享月之爲

邪過矣且先帝身殉社稷假令時享爲賊而死雖

不足以贖陷君之罪尚可稍白始志之靡他而竟

躬先從賊雖寸磔亦何以謝帝于地下乎是守國之說乃欲借孤注以邀名而非所以忠君也邦華以身殉國是南遷之議乃所以愛君而非以避死也獨是明睿南行之說亦有未盡善者使上驟行于賊未至時則人心駭懼都城勢若瓦解後世必謂輕棄其國上若遷于賊之將至時則長途荆棘未免為賊所伺而有狼狽之憂故為上計不如死守社稷得古今君道之正若太子者天下之本宜及賊未近時令大臣默輔南行以鎮根本之地以

繫天下之心設北都有急亦可號召東南爲勤王之舉即不然亦不至父子一網打盡且非獨太子宜南即永定二王亦宜分藩浙粵伏意外之圖奈何一堂聚處如燕巢于幕禍及而不知也哉且明膚論太子之行有專命稟命之義不知天下事有可權者昔唐元宗避蜀即使肅宗收兵靈武雖欲克復兩京亦以安史勢急恐一旦不測父子同盡耳今日之事何以異此竊謂上宜守北太子宜南行似爲兩便雖然謀之善不善事之成不成者人

也亦天也

余應桂請調諸將

前總督陝西余應桂上言賊衆號百萬非天下全力勦之不可請調天下鎮將如左良王與三桂并高傑唐通周遇吉黃得功曹友義馬科張天祿馬岱劉澤淸上國賁劉良佐葛汝芝及副將邱磊惠登相王光恩孔希貴金守亮等齊赴軍前會師真保之間督撫之外加一督師如史可法王永吉其人者賜以尚方懸公侯之賞以鼓厲之庶賊可滅也

賊勢甚盛諸臣終日呶呶未曾說着痛癢惟此疏切要可用惜乎已晚

廿九戊子大學士陳演面陳引退許之先是上憂寇寇演謂無足慮至是不自安故求去止賜路費五十兩馳驛歸時道路梗塞演以貲富不敢出京延半月而及禍

批余應桂疏應桂既不入秦又不防河何故往來介羅間中軍鼓譟屑怯可知 諭兵部寇氛孔棘秦所式不候交代輙自離任任濬久報赴任一味退踰設

着革職濟充爲事官管事

三月己丑朔張鏻請監國南京

李自成入畿輔京師滿城洶洶傳賊且至而廷臣上下相蒙政府中樞終日會官羣訟揚揚得意如平時上命部院廠衛司捕各官譏察奸宄申嚴保甲之法巷設邏卒禁夜行巡視倉糧草場　魏藻德請自出京議餉諭以在閣佐理兵餉着黃希憲路振飛加意召前兵部尚書張國維庶吉士史可程進士朱長祚陳川諸生張鏻來中正門鏻言三策首請太子監國

南京擇重臣輔之。諭府部冦氛孔棘。戒嚴城守。
昌平民譟。焚刼官民舍一空。宣府告急。命鎮朔將
軍王承允偵賊所向。命遣戍有罪內官朱晉等俱
釋罪閑住。

初二日庚寅

上召府部錦衣詹翰科道等至中極殿。問禦寇之策。
奏對者三十餘人。有言守門乏員。當今之急。無如考
選科道。餘皆練兵加餉套語。賜茶而退。命內監及各
官分守九門。稽出入。京城武備積弛。禁兵皆南征。太

君久壅至是命襄城伯李國禎提督城守守西直門全門勳臣一卿亞二論文武輪班初議僉民兵魏藻德曰民畏賊如一人走大事去矣上然之禁民上城

全晉之破陷如聞　何謙以兵變聞命謙帶罪安駢　淮撫路振飛練義勇各保坊村

初三辛卯李建泰請南遷

李建泰上書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行上召對平臺諭閣臣曰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請先

奉太子撫軍江南。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復問戰守之策。衆臣默然。上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遂拂袖起。

命福建撫按。送益王回藩。時韓王亦避地屬縣。令速返國。以資屏障。先是詔諭藩王捐貲守國。乃益府晁未據城。長史推官輒敢倡議。藩遠遁。而撫按不發兵助守。且令權遷益府暫駐邵武地方。官宜供應護送。同國毋致失所。

命張國維仍督浙直兵餉。

甲乙史識李邦華之請在初六日

初四日壬辰帝星落　封諸將

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百官修省　詔封各總兵吳三桂平南伯左良玉甯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請南伯給敕即劉澤清實歷一級劉良佐周遇吉高傑馬岱馬科姜瓖孔希貴黃蜚葛汝芝高第前定國王承允劉芳名李棲鳳曹友義杜允登稍　從吉楊御藩各歷署一級督撫馬士英王永吉[illegible]玉田李希沆分別廕賞　福周潞崇四王各棄籍南奔

衛師卜從吉南奔歷宿遷

初五日癸巳

上命李國禎練京營兵守西直門　封驢毛　俱許

捐贖又設黃綾冊募百官捐助

初六日甲午

始棄甯遠徵吳三桂王永吉率兵入衛又召唐通劉

澤清率兵入衛澤清前命移鎮彰德因縱掠臨清南

奔惟唐通以八千人入衛命太監杜之秩協守居兵

關賞通銀四十兩大紅蟒衣彩幣一表裏其官兵入

千八十二人。內庫發銀四千五百兩每兵五錢　罪
乙丑載初七。唐通陛見上慰勞再三協守云云
大同告急命內官杜勳文舉火速赴任。諭部院近
來殿積廢弛治功罔奏總由上官不行料理司官
孤聽吏胥積蠹相仍惟賄是視以致流弊不可勝
言。今後堂官務要正己率屬左右侍郎分任料理
不得偏徇縱拙如司官闒冗之任吏胥及假手濟
貪賄跡有據者即指參懲創。

周延儒請督戰

李自成薄甯武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大砲擊傷萬餘人會火藥盡或言賊勢重可數也遇吉曰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邪然勝之一軍皆爲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于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遁或謂賊策曰我衆彼寡但使主客分別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請去帽爲識見戴帽者擊之遇出戰不二日可殲也賊引兵復進迭戰脫帽以自別我兵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戰被流矢牙兵且盡見執罵賊磔于市

焉遂屠甯武。嬰穰不濟。自成既殺遇吉。歎曰。使守將盡周將軍者。吾安得至此。　遺聞云。遇吉夫婦臨陣殲賊無數。抄本云。遇吉設奇制敵。每戰必勝。自成懼遇吉夜率壯士二百。縋城入賊營。賊大敗。退二十里持半月。而姜瓖等救兵不至。三月初一。城陷。遇吉率民兵巷戰。手殺數百人。力竭被獲。不屈而死。

周遇吉傳 附配劉氏

周遇吉。號萃庵。錦州衛人也。（樵史作錦衣衛指揮籍）鎮守山西寧武關。代州三關總兵官。太子少師中軍都督府左

都督威稱戰將夫人劉氏驍勇多能賊勸彼猶請[illegible]
鎮兵二千部署以副將熊通統之南至河干我潛[illegible]
尚志迎賊即令熊通歸鎮說降公怒叱之曰吾受朝
廷大恩豈若爾輩叛逆爾領兵二千不能堵賊反爲
賊作說客耶立斬之令標下提塘都司楊志榮傳首
京師併請救兵時甲申二月十二也十五賊僞寗武
盡賊自破太原後乘勝席捲勢如破竹忘意甚驕其
視寗武一關既非雄險而兵力又微直摧枯拉朽耳
公逼夜練兵更選城中壯勇得數千人激以忠義迎

而逆[illegible]賊不爲備其前驅皆敎民斬殺已盡搗其中堅復殲賊精銳不可數計賊銳雖挫不卻屢戰如薄城下每戰賊傷甚多公日則列兵城外以戰爲守夜則收兵入城登陴擊打賊死又無算我砲旣盡賊得舁大砲擊城援兵不至計無如何公密令健兵伏巷開門誘賊賊進城及萬餘卽將城門關下伏兵四起殺賊無噍類傷四號將問賊大恨擁兵環攻連四晝夜力不能支城陷公復躬先巷戰城中兵民感公忠義雖兒童婦女無一人受屈者悉爲賊屠公傷重被

執罵不絕口賊縛之數揚旗竿上亂箭射之共臠其肉（一作自刎）是時署中男子相繼出戰死亡畧盡夫人劉氏率家中婦女數十人據山頭公署登屋而射每箭死一賊賊不敢逼縱火環燒劉氏合宅盡作灰燼廿五日賊集頭目計日甯武雖破受創已深自此達京尚有大同兵十萬宣府兵十萬居庸兵二十萬陽和等鎮兵合之二十萬盡如甯武詎有孑遺哉不若回陝休息另走他途已刻期明早班師更深忽有大同總兵姜瓖差人賷降表至賊喜甚設宴厚欵甫坐定而

宣府總兵王通亦至。且以百騎來迎賊。謬謂天與償若二鎮。據加封爵。一意長驅。亡何居庸及各鎮總兵白邦正劉芳名等。并昌平文武相次乞降。迎表飈集。北賊陷京城。多有半面與失手足者。皆甯武所砍傷。莫不嚙指以告人。謂周總兵眞是好漢。殺去我等數萬人。再者有此一鎮。我主安得到此。楊志樂出楊備陳顥末。都督陳洪範上其事。贈太保。謚忠武。祀旌忠祠。

嗟乎。周忠武之殉難。闔門殲焉。盡化烟塵。各鎮兵

氏悉罹鋒刃死後賊猶嗤指而畏則前此未聞尤異者劉夫人之親率婦女憑牆射賊卒與全家俱燼壯哉李小有有云以視親執桴鼓之蘄王夫人勇矣愧無其烈以視夫婦同死之趙昂發妻烈矣愧無其勇知言哉

抄本載三月初一甯武陷遺聞載二月初八丙申陷編年載陳演乞休後甲乙史載三月初九丁酉屠甯武他本第云三月而不誌日獨本傳載二月廿四五屠甯武以楊志桀出揭備陳顛末則本傳

似爲有據

初七賊陷大同

乙未李自成陷大同知府董復郷宦韓霖俱降初賊揚言降者不殺兵民皆欲降撫臣衛景瑗駡賊被縶張國維率數騎南行　文爲李若葵闔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

衛景瑗傳

衛景瑗字仲玉號带黄陜西韓城人天啓乙丑進士除河南府推官擢山西道御史劾閹臣周延儒朝論

稱之壬午陞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甲申二月李自成陷太原督臣王繼謨畢屬遁賊至甯武周遇吉告急公趣大同鎮姜瓌提兵往救瓌持兩端不行甯武陷三月一日賊至大同瓌以城降執公去見自成不屈據地坐大呼皇上而哭自成曰忠臣也勿殺公起以頭觸石血淋漓賊拘之營中六日公自經于海會寺冠服南面哭稽首而絕延安推官顧咸正爲之誌曰綱目書劉公韐自經于金軍以爲金不能以威屈韐而韐自經云爾衛公有 老母又當賊方暘慕公不殺

豈可以無死而公持義益决從容自裁可不謂之得正矣乎若夫封疆之故盡難言之其時邊兵缺餉已八月而鎮臣丙畔雖有善者無如何矣南京贈公兵部尚書謚忠毅

一截天啟壬戌進士賊至被執命之跪公不肯曰此膝不屈第二人即當殺我賊禁之別室終不屈遂自縊死

初入宣府陷

丙申自成陷宣府時總兵白廣恩以書約總兵姜瓖

降監視太監杜勳拼豁人應出城三十里迎賊入城賊揚言降者不殺軍民聚謀藉藉撫朱之馮應其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欵可保一城性命之馮獨行巡城見紅衣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衆又不聽之馮不得已乃自起爇火兵長顏攙其手之馮憤甚乃奪士卒刀自刎宣府軍民俱迎降于賊監軍僉逵走回京[illegible]是日大風霾晝晦　甲乙史云杜撫臣朱一馮殺之

兵科韓如愈奉差往省值催餉行至山東東昌府魏家廟劉澤淸遣兵殺之日尚能論我主將否也 淮撫路振飛坐河岸以令箭約各避難船魚貫進口預給舖行供應

朱之馮傳

朱之馮字樂山號勉齋順天大興人也天啟乙丑進士巡撫宣府甲申三月賊偪畿輔時宣鎭總兵王通已潛遣騎齎降表迎賊矣而公尚勞苦登陴與通分城而守各畫東西爲界賊信忽飛箭上告城中 忽布

訛言謂公疑宜人謀叛請兵屠城值上撥後兵二十萬旦夕且至人心益懼而又傳賊所過秋毫無犯發帑賑貧赦糧蘇困真若沛上亭長太原公子復出矣兵民望賊愈急十二賊全隊抵城下公方登城捍禦見左右皆星散禁之不止惟存七八人環守公側意叵測俄報賊已從南門入滿城結綵或帛或布無者繼以紙百姓胸前皆粘順民二字焚香跪迎賊騎已充斥街衢公憤甚令將大砲舁轉向城中擊之慢不應公不得已自起曳砲見藥線孔率下鐵釘知事不

可爲即索佩刀自盡亦爲左右所匿意在擒公獻賊居爲首功也公南面仰天哭曰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今上皇帝臣不意天命人心一旦竟至于此臣死當爲厲鬼殲賊以報國恩哭已五拜以繩繫頸二三僕隸在側並無一言及後事遂縊死城樓簷下衆棄其尸于濠中次早賊大肆淫掠而去十四日始有好義者收殮之濠邊狠犬夥多屍經宿無不傷惟公屍已兩日夜面目肢體完好無恙未幾而李鑑等兵

起

李鑑成都人由進士初爲分巡口北道遇事敢爲有膽畧既擢宣撫尋罷去以公代時尚留宣賊既破城權將軍檄徵紳弁大姓貫以五木備極慘毒酷索金錢鑑亦不免啣賊刺骨人心怨恨至四月杪藉藉言賊已爲吳三桂借兵殺敗鑑因糾集數千人于五月初五昧旦圍各衙門立擒權將軍果毅將軍及防禦使州牧等僞官是日即設大行皇帝位發喪哭臨隨將僞官梟首剖心祭享先帝衆各瀝血飲酒誓師隨奉公柩入察院斂殮易以厚棺謂屍必腐敗擬用白

後經裹及啟視顏色如生毫無損壞。亟幕中堂次第哭奠三日後築墳葬之墓碣巍然尚在南都贈兵部尚書謚忠壯

前載初八宣府陷而此傳則云十二賊抵城下前衛傳載三月一日賊至大同姜瓖以城降而此則云初八自廣恩約姜瓖至朱之馮之死一云自刎一云賊殺之而傳則云縊死似各不同總之讀青者不論時日之錯與死法之殊只看事之有無與品之忠逆耳慎毋笑予書無定見也以後悉做

此例

初九陽和陷

丁酉賊陷陽和。陽和堡即在大同之西。道臣丁重華出城十里迎降。重華青城人。以邊材薦仕者。兵信屢至內閣。或蹙額相向。或談笑如常。范景文數舉兩邊之警。方魏以爲惑衆。力止勿言。本兵張縉彥別無布置。但出示沿街擺砲設兵。扎營各衚衕口。更于城上懸[illegible]以待賊至而已。上諭戶部。寇氛孔急。京邸糧糗宜備。目前米價甚平。尤當乘時勸糴。凡勳戚

院諸臣及鄉紳富室商賈人等積粟利家上報數目所存不必納入公庾以千石爲率有好義之家積至三千石以上者從優旌敘遇有緩急照原價發糴不得指輸　又諭援兵需馬甚殷勛戚文武各家有強壯馬四不拘數目進交嚮進助事平優敘　召見庶常于中左門特命陳名夏爲俏擬兼戶兵科　給太監王國治火藥　有僞遣淮安知府鞏克順遺脾至淮巡按王燮碎其牌捆責其人逐之

初十徵戚瑞助餉

戊戌霸州道報至始聞眞定之陷　甯武報至徵輔扈勳　吳三桂以甯遠降　大淸高起潛棄關走西山　王承吉請嚴居庸關守禦　山東總兵劉澤淸[illegible]捷賞銀五千兩又詭言墮馬致傷復賞藥資四十兩蟒衣紵絲二表裏命即援眞定澤淸不從劫子是日大掠臨淸統兵南下所至焚劫一空

上授籍令勳戚大璫助餉進封戚臣嘉定伯周奎爲侯遣太監徐高宣詔求助餉休戚相關無如戚臣務宜首倡自五萬至十萬協力設處以備緩急奎謝曰

老臣安得多金高泣諭再三奎堅辭高拂然起曰老皇親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廣蓄多產何益奎不得已湊捐萬金上少之勸其二萬奎密書皇后求助后勉應以五千金令奎以私蓄足其額奎匿宮中所畀二千金僅輸三千太監曹化淳王永祚助至三萬五萬王之心最富上面諭之對以軒稍乏僅獻萬金旋內官各大書于門此房絕賣復雜出古玩諸物陳于市以求售後賊拷夾王之心追十五萬他金銀玩器稱是周奎抄見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人皆快

之。惟太康伯張國紀輸二萬。餘不及也。又議前三門巨室各輸糧給軍。且贍其妻孥。使無內顧。諸巨室多不樂而止。

淮口擒偽官聲克順。按臣王燮斬以徇。燮自任守河。託撫臣路振飛守城。士民恃以無恐。

十一 頒罪己詔 此詔一載在二月十二日。然詔有三。姑書于此

己亥。上頒罪己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之豢養。肆廿載之凶

[illegible]潰之盜驕撫而輕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

者。朕爲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爲朕赤子。不得而

懷保之。坐令秦豫邛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

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血流成壑。骸積成山者。

又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賷。加賦多無藝

之征。預支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

磬。田盡汙萊。望烟火而無門。號泣風而絕命者。又朕

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荐至。師旅頻仍。疫厲爲

殃。上干天地之和。下聚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

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至終夜以思跼蹐無地用是大告天下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念用兵征餉原非得已各撫按官急飭有司多方勸輸無失撫字倘有擅加耗羨摋混私征又濫罰淫刑致不堪命者立行拿問其有流亡來歸除盡豁逋賦仍加安插振濟毋致失所至于罪廢諸臣有公忠正

宜廉潔幹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著吏兵二部薦移。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分官[illegible]。功等開疆即有陷沒脅從之流或能舍逆反正率衆來歸者准許赦罪立功若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尚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告朕意。

時賊乘勢直下人心震懼朝廷日日召對皆練兵措餉套語大僚且挾持輦下欲使箝口不言而庶臣猶

有因召對欲希冀者每對大僚但稱待罪庶臣多默然士見舉朝無人對罷未嘗不痛哭同官在廷諸人惟議閉門不許人出入一無所爲城中人人自危賊復以掠金誘我兵我又兵餉不繼士卒解體馬世奇每朝罷輙歎曰不可爲矣　命秉筆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總督薊遼王永吉節制各鎮兵符一切調度機宜進退將吏賞罰功罪等俱聽便宜行事吏兵二部給發空劄五百張單前應用敕印即行撥鑄[illegible]城軍半歲之糧　賊警益逼廷臣有勸上南遷

者。上大怒曰諸卿平日專管門戶不肯為朝廷出力。今日死守夫復何言。 諭兵部曰都城守備有餘援兵四集何難刻期滅賊敢有訛言惑衆及私發家眷出城者擒治各衙門詞訟暫停監中各犯應釋者速行省放。 吏部會議。凡罪廢諸臣各復冠帶開釋以收拾人心 周王薨于湖嘴舟中。

十二 昌平陷

庚子日。賊破昌平州。諸軍皆降惟總兵李守鑅罵賊不屈。手格殺數人。人不能執。詰賊圍之。守鑅遂拔刀

以自刎。

順天巡撫楊鶚出巡易服遁。督學陳純德臨遵化中道走回京　李國禎每事逐王承恩科臣戴明説劾之。

十三城門設礮

辛丑各城門分設紅衣大礮。給守門兵人黃錢一百。左都李邦華。　諭訛言拱罪　吏部李遇知爲御史涂必泓所論謝病不出。

十四孝陵夜哭

壬寅南京孝陵夜哭三月初一起日色兩旬無光是夜風色陰慘沙塵刮天　起舊司禮太監曹化淳戴罪守城上奮旨收葬忠賢遺骸

十五居庸關陷

居庸關在順天府之北淮南子所謂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是也十五癸卯風霾日色益晦正陽門外關神廟中棋杆劈爲兩半擲于道上一時閧傳關帝厭世已出都門于三日之先既夢于臺上者此亦大異矣

賊自柳溝抵居庸關。柳溝天塹、百人可守、竟不設備。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等。迎降、撫臣何謙僞死、私逃。朝廷撥三大營、屯齊化門外、李國楨坐城樓、無所主。張惟以太監王相堯統領。　總兵馬岱。自殺其妻子、疾走山海關、謂王永吉曰、事勢如此。何以自安。遂度關投吳三桂、是日勲衛鼎貳。各官始分直坐門。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僞權將軍劉宗敏移檄至京師云。定于十八入城、至幽州會館晉徽。京師大震。　自成行牌郡縣云、知會鄉鄰人民

不必驚慌。如我兵到。俱公平交易。斷不淫污搶掠。放頭砲即要正印官迎接。二砲鄉官迎接。三銃百姓迎接。仁和王載周王柩南行。

十六報賊焚十二陵長永獻熙景宣茂成泰宏康德裕統昭隆永嘉

甲辰。黎明昌平陷。十二陵享殿悉焚。伐松柏。分兵掠通州糧儲。傳檄至京師。上方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人。滋陽知縣黃國琦對曰。裕餉不在搜括。在節慎安人。繫于聖心。聖心安則人亦安矣。上言是。即命

授給事中餘以次對未及一半忽秘封入上覽之色變。即起入內。諸臣立候。移刻。命俱退。始知爲昌平失守也。是夜賊自沙河而進。直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京師內外城堞兵凡十五萬四千有奇。時登陴守城。止羸弱五六萬人。內閹數千人。守陴不充。又無炊具。市飯爲餐。餉久闕。僅人給百錢。無不解體。而賊自破中原。旋收秦晉。久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輦金錢。資厮館。爲大賈。列肆于都門。更遣奸黨挾貲。充衙門掾吏。專刺陰事。纖悉必知。都中日遣撥馬探之。

賊黨即指示告賊賊掠之入營厚賄結之撥馬多降賊無一騎還者。有數百騎至齊化門迤平子門而西營屯。時人心皆詰之曰陽和兵之執王者。實皆賊候騎出時 勝門矢洶皆言天子南狩。有內官數十騎擁護出得一者詰賊門皆內官為政。卿貳勳戚不得上莫有料理者。 賊檄南下濟河沭陽邳州皆除僞官。

他本載昌平十二破李守鑅死。而甲乙史載十二李守鑅死十六昌平陷。予謂十二殺守鑅則昌平之破可知。載十六者十六始報上耳。

十七賊圍京

乙巳上早朝召文武諸臣商略。上泣下。諸臣亦相向泣。束手無策。或言馮銓當起。成言黨維華楊維垣當用。方魏藻德請封劉澤清爲東安伯。上皆不應。俛首書御案十二大字。有文武官個個可殺。百姓不可殺。語密示司禮太監王之心。隨即拭去。　吳履中請釋繫禁諸臣。納贖。出藎象恒鄭二陽曾櫻于獄。復章正宸瞿式耜官帶。　昧爽。開西直門。納避難者。內官坐城上。以合箭下。門立啟。無敢詰問。勳戚大臣惟坐視而已。

漏下已刻。急足叩城下曰。遠虜衝天。冦深矣。守城內臣使騎探之。報曰遊騎也。不爲意。日且午。有五六十騎彎弓貫矢。姿至西直門。大呼開門。始知冦至。守卒亟發砲。幾二十騎。難民死數十人。門始閉。須臾賊大至。方報過蘆溝橋。俄攻平則彰義等門矣。城外三大營皆潰降。火車巨礮蒺藜鹿角皆爲賊有。皷反礮攻城。轟聲震地。賊衣黃甲。四面如黃雲蔽舁。京軍五月無糧。一時驅守牽多不至。又守陴單者貴近家詭名冒糧。臨時倩窮人代役。僅給黃錢百文。城外二坊一

卒。內城五堵一卒卒飢疲不堪任。晏時敵至或去城百里。近亦數十里。營卒登陴。卒皆沈湎歌呼。未嘗望見敵。今猝遇賊城上下砲炙發如萬雷轟烈。天地震。燗城外火光際天。人人惶急。莫知所措。士大夫相見。唯唯否否或曰無害。或曰奈何。惟議巡街閉門。無一勝算也是旦午門內外。寂無一人塡之。范景文周鳳翔馬世奇等至。俱侍班上退朝諸臣見事急。聚語毀門。襄城伯李國楨。奉命督京營守城。忽匹馬馳至。汗浹霑衣。時已不解袍數日夜矣。下馬。衣帶破佚。衆皆

悵然。內侍猶呵止國楨國楨曰此何日也君臣即欲相見不多得矣俄傳宣至便殿上迎問守城事如何。國楨伏地哭奏曰守城軍不用命矣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奈何皇上泣曰諸臣誤朕至此于是一時文武及內官數十人相持慟哭仆地聲徹殿陛上哭回宮國楨出馳去衆亦散上因命內臣俱守城諭曰諸文武何爲且言官止內操我甲械俱無奈何亦有日我輩月食五十萬效死固當乃請如己已歲所派數申刻命各監內官至小監俱乘城凡數千人上括

中外庫金三十萬犒軍是日紳民有痛哭輸金者或三百金或四百金各授錦衣衛千戶　賊攻平則門

論時止遣叛監杜之秩縋城入見當軸議割西北一帶并犒軍銀百萬兩皆咋舌相覷亦不敢聞于上或請留杜杜云營中有親藩不反命將屠矣遂縱去

十八日申刻外城陷

丙午早喧傳勤王兵到蓋唐通叛兵詭言紿餉也時黃沙障天忽而凄雨苦風頁入冰雹雷電交至人情益惶懇九門禁守不通往來道無行人賊攻城益急

鼓聲益甚軍民皆無固志緣城廨舍傾圮流矢雨集
墜城中如蝟賊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
咫空礮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硝焰鳴之猶揮手示賊
賊稍退礮乃發惟有空響而已賊驅居民負木石塡
緣急攻我發萬人敵大砲誤傷數十人守者驚潰盡
傳城陷闔城號哭奔竄賊駕飛梯攻西直平子得勝
三門勢甚危急太常少卿吳麟徵累土塡西直門時
左諭德楊士聰衛允文入直語閣臣左良玉吳三桂
俱封而遺劉澤清且臨清地近可虞也揭上封澤清

東平伯　李邦華至正陽門欲登城中貴拒之。是日上又召對歎息與閣臣言不如大家在奉先殿完事。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侍其下。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也。可縋下一人以語守者。曰留一人下爲質。請公上。勳曰我杜勳無所畏何質爲。提督大監王承恩縋之上同入大內盛稱賊衆強盛鋒不可當。皇上可自爲計。遂進琴絃乃綫幌上飜然起。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賊亦縋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上怒叱之諸內

臣請留勳戚曰有秦晉二王為質不反則二王不免矣乃從之出仍縋下勳語守璫王相堯褚憲章曰吾黨富貴自在也初聞勳殉難贈司禮監太監廕錦衣衛指揮僉事立祠至是方知勳固從賊為逆也城下攻圍益急王承恩砲擊之連斃數人王化成等飲酒自若上下詔親征召駙馬都尉鞏永固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曰臣等安敢私蓄家丁即有之何足當賊乃罷賊攻西直門不克攻彰義門申刻門忽啟蓋太監曹化淳所開得勝平子二門亦隨破或云王

相堯等內應也。自成率群賊大隊疾馳入，沿途殺掠，官軍悉鳥獸散。前大學士蔣德璟宿會館被創。上亟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誓不負國。俯退。

諸本皆云十八彰義門啟。惟甲乙史云十七夜漏，曹化淳開彰義門迎賊，守城勛衛盡逃，外城已陷，而內城竟不知。至十八日薄暮，宣武橋火起，始知外城之陷，更餘傳入大內，似覺真確，而十八之說

頗詳且從者衆故子亦從之

十八夜周皇后縊坤甯宮

上聞外城破徘徊殿廷是夕上不能寢更餘一閹奔告內城陷上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安在答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卽出呼之不應上卽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閣因命進酒與周后袁妃同坐痛飲數金杯慷慨詠絕歎曰苦我民爾以太子承

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許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上揮去令各爲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從不聽一語至有今日拊太子二王慟甚可嘆再三遣之出隨返坤甯宮自經而死上視之曰好好召長公主至年十五矣公主號哭不已上歎曰汝奈何生吾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刀主以手格斷左臂悶絕于地未死手慄而止宮中喧傳皇爺動刀矣上又遥西宮命所寵袁貴妃自經繩斷墮地復蘇上拔劍刃其肩三砍而上亦手軟因遍召所御妃

嬪數人俱親殺之復遣宮人逼張太后娘娘速死乃召王承恩入語移時對飲命急出整內員爲出亡計少頃微服易承恩靴出中南門時已三更矣手持三眼鎗雜內監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門至齊化門內監守門者疑有內變將砲矢相向不得南奔乃從御街遶出城上望見正陽門城上已懸白燈籠三碗白燈籠自一至三以表爲信之緩急也知大事已去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至其第問計而純臣猶在外赴宴閽人辭焉上歎息而去走安定門門

堅不可敵天將曙矣乃回

是日福王寓湖嘴杜光紹園、

三月十九帝崩煤山

丁未五鼓上御前殿手自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散遣內員手攜王承恩入內苑人皆莫知上登萬歲山之壽皇亭卽煤山之紅閣也亭新成先帝爲閱內操特建者時上逡巡久之歎曰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羣臣何無一人相從如先朝靖難時有程濟其人者乎已而太息曰想此輩不知故不能遽至耳遂

自經于亭之海棠樹下。太監王承恩對面縊死。遺聞云。司禮太監王之心跪帝膝前。引帶絕脰同死。然承恩似確。時宮中沸哭如雷。狂奔無復門限。比曉。太子雜宮人走即周奎府。門者臥未起。門役不肯傳報。乃走匿內官外舍。初上之出至南宮也。使人諭懿安皇后所。勸后自裁。倉卒不得達。兩宮已自盡。宮人號泣出走。宮中大亂。懿安皇后青衣蒙頭。徒步走入朱純臣家。倘衣監何新入宮。見長公主斷臂仆地。與宮人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何敢偷生。何新

曰賊已將入恐公主遭辱且至國丈府中避之乃負之出。

是午共見白光起東北閃鑠久之。蓋帝之靈氣上達于天也。

李自成入北京內城

丁未子刻。上旣入後苑內門。太監宮人內監。紛紛奔出東華門厰衛猶禁訛言執送金吾所昧爽陰雲四合。城外煙焰障天微雨不絕霧迷。俄微雪。城陷。或謂先有人伏內通太監曹化淳弟曹二公。內應開門一

云太監王相堯率內兵千人開宣武門出迎賊賊將
劉宗敏整軍入軍容甚肅錦衣吳孟明遇之于宣武
大街猶謂援兵問之乃知是賊太監曹化淳同兵部
尚書張縉彥開彰義門迎賊一云張縉彥坐正陽門
朱純臣守齊化門一時俱開二臣迎門拜降闖城中
火起順成齊化東直三門一時俱開賊先入東直門
一云辰刻得勝平子順成齊化正陽五門一時俱開
闖賊所掠刺綉帷褥等則以裹十四五歲童子馳馬
市中爲樂蓋攻城每用先登也京城壁立數仞峻甚

不能仰攻。賊砍楊樹爲雲梯。漏下五鼓。使孩兒軍從東北猱升而上。孩兒軍者。卽所云剪毛賊也。賊中年少童子習殺掠閱不畏死者也。守卒見童子至。哄然蟻墜。脫衣委刀。惟恐知其爲兵卒者。夫賊能用童子爲軍。而國家養軍數十萬。不獲一童子之用。何哉。大抵京城之陷。多由奸人內應耳。賊于數年前先用西人開典賣貨于京中。又乘國家開鬻爵之令。輦金易憑文扎付。爲護身符。人莫能詰。而新募軍卒皆其布黨也。　是夜錦衣大堂尙出示禁訛言。而城中坑則

皆賊矣城中人往來疾馳哭聲動地守城者俱下賊
登陴兵部侍郎張伯鯨走匿民舍賊騎卒巷大呼民
間速獻騾馬時閣臣魏藻德方傳單斂犒兵銀方岳
貢范景文適傳遵至西長安門見人鼎沸即回寓賊
于騎入正陽門投矢令人持歸閉門得免死無觸張
樸閻賊呼云百姓不許開門開門便殺衆遂閉戶此
初入時也已而賊大呼開門者不殺于是士民各執
香立門賊過伏迎門上俱粘順民大書永昌元年順
天王萬萬歲賊經象房橋羣象哀鳴淚下如雨午刻

李自成氈笠縹衣乘烏駁馬擁精騎百餘由得勝門入轉大明門遂進紫金城偽軍師宋獻策偽內閣牛金星及宋企郊等五騎從之偽將劉宗敏李牟副將李化龍李岩等分將各兵自成從西長安門入彎弓仰天大笑自恃百發百中射長安牌坊祝曰若射中間字上天下太平一箭射在兎楞內宋獻策姑慰之曰射在溝中以准為界其實為空虛之處一旦成空及必亡之兆耳自成貌奇陋眇一目至承天門顧盼自得見承天門四字欲藉以惑衆復彎指門榜大聲

語諸賊曰我能為天下主則一矢射中四字中心射之不中中天字下俯首不樂牛金星趨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太監王德化率內員三百人先迎于德勝門自成令照常管司禮監各監局印官迎亦如之

賊未破城時宋獻策占云十八大雨十九辰時破城若辰時不破即日全軍俱反待大年始破

時有常州人與友飲于北都肆中有小厮年可十四五在側獻酒主謂之曰晚餐早須要登城守陴

時以無兵俱將此輩[illegible][illegible]耳、飲噴之、忽傳城陷衆驚。猶未之信。遂還寓。已而遇賊索金。對以無有。遂折案足夾之。

是日淮安西門外有馬兵突至。劫掠婦女。幼妓燕順詈拒被殺。鄉民大譟。羣聚與鬪。始知馬士英標兵。

二十戊申李自成入宫

賊盡放馬兵入城。亂入人家。諸將軍皆高門大第。郎人據之。劉宗敏據田宏第。李牟據周奎第

李自成入宮、問帝所在、大索宮中不得、偽尚璽卿黎某進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族。劉宗敏牛金星出示、仰明朝文武百官、俱于次日入朝、先具腳色手本、青衣小帽、赴府報名、願回籍者聽其自便、願服官者量才擢用、抗違不出者罪大、窩藏慥之家、一并連坐、禁民間諱自成等字、賊先差人赴五府六部并各衙門、令長班俱將本官報名、因此無一人得脫。

自成同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大內太監杜之秩曹化淳等率黨爲前導自成責之。曰汝曹背主獻城。皆當斬。秩等伏地叩首曰惟能識天命故如此自成叱之。曰饒死去。

一云。叛監杜秩亨獻宮官以供使令。自成集選百餘人。餘皆散去。

內臣獻太子

賊大索先帝太子二王。搜得太子。定王于內官外舍太子送劉宗敏收視。定王送李牟收視。永王不知所

在賊封定王爲[illegible]安公

內臣獻太子自成留之西宮封爲宋王太子不爲屈

初太子走詣周奎第奎臥未起叩門不得入因走匿內官外舍至是獻之自成命之跪太子怒曰吾豈爲若屈耶自成曰汝父何在曰死壽寧宮矣自成曰汝家何以失天下曰以誤用賊臣周延儒等自成笑曰汝亦明白太子問曰何不速殺我自成曰汝無罪我豈妄殺太子曰如是當聽我一言一不可驚我祖宗陵寢二速以皇禮葬我父皇母后三不可殺戮我百

姓又曰文武百官最無義明日必至朝賀次日朝賀者果一千三百餘人自成歎曰此輩不義如此天下安得不亂于是始動殺戮之念

宮人魏費節義

時宮人大亂諸賊帥爭其騎皆鐵甲執兵先入清宮諸宮人逸出遇賊復入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污有志者早為計遂躍入御河死頃間從死者積一二百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眢井賊鉤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紿曰我長公主也賊不

得無禮必告汝主羣賊擁之見自成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羅攜出費氏復紿曰我實天潢之冑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盡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立死因自刎自戕大驚令收葬之掌書官人杜氏陳氏竇氏爲自成所取而竇氏尤寵號曰竇妃又有張氏亦嬖之自成集宮女分賜隨來諸賊每賊各三十人牛金星宋獻策等亦各數人

廿一得先帝遺骸

巳酉午刻得先帝暨周繼于煤山乃以雙扉同舁毋后二屍出送至魏國公坊下上以髮覆面服白袷短藍衣元色鑲邊白綿紬背心白紬褲左足跣右足有綾襪紅方舄衣前有御筆血詔云朕自登極十七年致敵入內地四次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又墨書一行云百官俱赴東宮行在蓋上未崩時硃書諭內閣託成國公朱純臣輔太子故上書此

偽詔閣臣已得疏諭也。不知內臣持疏諭至閣。閣臣已散。置几上而反報上已不知所在矣。文武羣臣無一人知者。外人喧傳以爲駕已出也。賊見墨詔。因此有戕于純臣。立命誅之。籍其家。

甲乙史云。詔云。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不敢終于正寢。　載在廿二日。止言墨書。不云血

日星不晦錄云。上嚙指出血書于衣袂曰。朕之失天下。皆因文官不合心。武官不用命。以致如此。文武可殺。百姓不可殺。

未時逆賊發錢二貫遣太監市柳木棺梳以土塊停于東華門外施茶菴覆以蘆廠有兩僧誦經老太監四五人王太監極薄一棺亦在其旁百官莫敢往哭惟襄城伯李國禎與兵部郎成德主事劉養貞撫棺大慟國禎哭求諸臣公疏請葬先帝成禮適偽旨諭院顧君恩自內出呈稿求其上達君恩答云諸公半屬沽名豈盡爲舊朝廷起見也碎其疏擲之已而殿上青衣持一硃批云帝禮葬王禮祭二千待以杞宋之禮百官又求以帝禮祭少頃青衣傳云准行了二

十三日辛亥。乃收殯先帝后。出梓宮二。以丹漆殯先帝。黝漆殯先后。加帝翼善冠。袞玉滲金靴。后袍帶亦如之。設祭一壇。自成亦出四拜。垂淚。順天府偽府尹行昌平州撥夫造壙。于四月初三發引。初四安葬。擡柩止二三十人。賊數騎從得勝門送出。草草掩葬。凡從逆官往拜。賊亦不禁。然至者甚少。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九人。餘皆睥睨過之。惟主事劉養貞以頭觸地大慟。

大事記云。槀葬西山長陵之斜。惟襄城一人往送。是

時天地昏慘大風颺沙如震號日色晦冥無光都城內外黑風蒙隱不散皇極殿作白色

劉青田繪圖

初燕都之遷鼎也大內有密室劉誠意留秘記鑰鍵甚固相戒非大變勿啟癸未秋　大清兵圍城先帝欲啟視掌印內臣叩頭固諫不聽箧中惟一櫃發之得繪圖三軸第一軸繪文武百官數千俱手執朝服朝冠披髮亂走上詰問內臣叩頭答云或恐官多變亂第二軸繪兵將倒戈棄甲窮民負襁奔逃上又問

內臣又叩頭答云想畢背叛也上勃然變色內臣請止。上必欲展第三軸軸中像酷肖聖容身穿自背心右足跣左足有襪履披髮中懸千今日分毫不爽內臣曾密言于國丈且囑勿洩有長洲縣官生陳仁錫予濟生假館嘉定府確有與聞豈非厄運有定乎仁錫字明卿號芝臺濟生字皇士。

或語予云當張李之日幟也南都史可法屢上表章上亦時閱一夕方覽奏疏忽見一人麻衣前立上怪問之禁內深嚴安有若人命左右執之閹監

嵏前其人徐行去署送之其人奔至庫門郎入内不見諸璫覘門則又固閉不勝駭異還報上上親幸其地見一密室乃劉青田所封緘鎖甚固上啟覘見三軸云云

諸臣投職名

廿一百官報名者甚衆以擁擠故被守門長班用棍打逐早起承天門不開露坐以俟賊卒幾辱之竟日無食有云肚雖飢餓心甚安樂　賊初入時縉紳恐以冠裳貿禍悉毀其進賢冠及二十日見賊報名僞

主笑曰頭關從梨園中覓冠冠之費踰三四金廿一
日各穿本等吉服入朝　陳演朱純臣勸進不得入
近午王德化自內出以張縉彥誤國批其頰　戶部
侍郎黨崇雅給事介松年御史柳寅東各方巾色衣
自西長安騎馬入內蓋柳黨在通州降介在保定迎
降也督輔李建泰亦于是日入城成　遇之

廿二庚戌

主事劉養貞于皇極殿叩頭請誅誤國奸臣張縉彥
魏藻德陳演賊云先朝將何不言立斥之

劉貢士曉天文秘數

是日。叛監杜秩亨選擇諸內臣以供自成使令。先是有劉貢上者。江西吉水縣人。往來京師。授徒二十年。中貴多出其門。又精堪輿。兼曉天文秘數。甲申聽選。夜觀天象。知國家不利。不敢赴選。寓門生杜秩亨家。三月聞自成猖獗。與秩亨夜登園中高阜仰視天象。連呼云不好不好。主上有難。秩亨問曰。門生逃避何如。劉怒曰。汝曹食君之祿。應盡忠報國。乃問吉凶。得毋有異心乎。吾未授職。猶可遠避免禍。式日出平子

門不知所之。王是秩事畢拔

廿三辛亥諸臣點名

百官囚服立午門外。約四十餘人。凡遇賊黨。咸強笑深揖。及綏宋企數人。跪問新王出朝否。宋罵曰。汝曹不戮爲幸。此時豈不耐耶。衆而恧然却步。日晡自成出據補座。牛金星劉宗敏李過白廣恩官撫民梁甫韓天成馬代出巢襄芬宋企郊張璘然龔鼎孳侯恂黎志陞襄初春等。左右兩班列坐。初侯恂下獄。三月二十賊出之。都司董心葵亦自獄出。備言中國情形及江南

勢要自成大賞之與童心戴爲首夥領百官朝見自成時呼心葵稱尉者再三。留聽用。關迎降者皆係李賊代爲賄買得售、而心葵諸人、爲之通線者也、故率先降賊。

自成戴尖頂白氊帽。藍布上馬衣。躡靴坐于殿。左僞宏文館大學士牛金星坐于殿右檻上。鴻臚以次唱名。由西而東、魏藻德首向自成叩頭求用云云。牛金星將舊稱綿一部擲于地下。執筆任意花點。應遲者用鞭拷。詞臣衛允文楊昌祚林增志宋之繩等側身。令人盡拔其餘毛。書目數已。披剃何文

報名。衆皆失色。自成對劉李牛顧諸賊云、各官于城破日能死、便是忠臣。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削髮之人。不忠不孝、留他怎的。至晚金星令人以手摩官之項曰、一雙兩雙。以聚其數、既然訖、獨拔九十二名、遣兵士押送僞吏政府宋企郊聽用、人分三等。授官大都新科者。居多人物豐偉者爲上。不入選者每官用馬兵二人。執刀押候。忽傳僞旨云、押往西四牌坊去。即用鐵鏈串鎖。每五人一串。各兵馳馬驅逐。如羊豕然。行稍遲者。刀背亂下。至有仆地暈倒踏

作肉泥者。中道忽又傳一僞旨云。前朝各犯官俱送權將軍劉府中聽候施行。即押到劉。方掠妓嚾呼。不暇番鞫。仍命各兵守視。以俟來朝。各官因服羈繫。腹中飢甚。即張頊大僚。有拾兵士饜餘以療死者。家人輩謂主已戮。是夜羣聚合謀。掠重貲而逃者。亦不計其數。

是日懸名完。凡用者分付在外。聽候榜文。下午出榜。選授先文館掌院何瑞徵。編脩周鐘。大理卿劉大鞏。寺丞項煜。兵諫光時亨。禮政府從事韓霖。吳文懺。國

子學錄錢位坤等共九十二名第二榜特選兵政府左侍郎左懋泰鎮守山海關等處地方第三榜特授宛平縣縣丞順天舉人王仙芭山東濰縣令第四榜補選各省州牧吳僞傳學禹等各省縣令宋國壽王之鳳等共五十名

秀才朝賀僞尚書宋企郊叱曰朝賀大典容爾等速回讀書候新天子頒行考試數日後果試前生首題天與之次題大雨數千里

廿八日候選官見宋企郊求授僞職企郊曰諸職俱

前朝所考授新主另有一番規制恐不能盡循舊例諸人力懇一體選授企郊曰諸公好不解事新天子御極自當另用一番人前所考試不過安衆人之心耳以予爲諸公謀不如歸去爲上諸人旣絶望乎急以漸逃歸。

大事記云宋企郊登堂點官三日一選隨賊西來生員及僞將俱移送吏政選用縣企郊亦肯做情任人逃回。

廿四日壬子

劉宗敏以人試新夾棍夾其隨來書役二人于天街次日即死夾木俱有稜鐵釘相連皆入京造者宗敏之門立二柱磔人無虛日日便服入西華門止四騎前導

大事記云二十四日賊欲僭位纔上坐即呼頭痛如劈昏絶輒顛下後三上殿皆如前又見數丈白衣人前立華蓋蟠龍鬣爪俱動懼而止　是日賊驅勛衛武職官抓至平則門外斬首

李自成改制度

明朝制度職任意務更閒改天府等名六部尚書爲政府翰林院爲宏文館詹事府不用文選司爲文諭院御史爲直指給事中爲諫議三主事爲從政布政爲統會巡撫爲節度使按察防禦使一云兵備改防禦使尚寶爲尚契司大常鴻臚俱屬禮改大僕寺爲驗馬寺通政使爲知政使中書爲書寫房府爲尹州爲牧縣令凡餘選皆宋金郊王之武臣守備爲守領把總爲守旅太監止用一千人公服領尚方以雲爲級一品雲一二品雲二乃至九品雲九如之常用單

銀用二等優與乘馬大篆曰符小篆曰契先鑄永昌錢字不成文又鑄九璽不成。

賊改印爲契用小篆有一降官進言于僞尚書曰契宜用大篆不宜用小篆賊大罵曰奴才我前番已要殺你今又來多口討死耶。

又四月初一日改大明門爲大順門頒發冠服大僚則加雉尾于冠服方領衣收各于脾肩務明光安令成字。

保定始陷

時畿內各屬望風歸順惟保定猶誓死拒戰至四面環攻力竭不支二十四日方陷一時死難諸臣則有知府何復萊州人甲戌進士方到任未幾城陷被火燒死同知邵宗元聞變即刻投繯太監方正化城破被殺鄉紳則原任光祿寺少卿張羅彥自縊進士張羅俊罵賊遇害武進士張羅輔城破巷戰手刃數人以及于難張氏婦女幼子老少一門死者二十人都指揮劉忠嗣罵賊不屈舉人張羅喆抗賊被殺高陞被執殺死水中劉會昌與御史金毓峒另有傳

東村老人曰自殺與被殺同爲捐生之人也一捐生則名義兩全忠節不失其于此生無愧于一代有光矣惜乎匹夫匹婦名湮沒而死者甚多不傳耳。

大事記云宰相李建泰守保定賊至即命中軍縋城迎降史略云賊犯保定李建泰已病中軍郭中傑縋城降賊兵潰賊入保定建泰被執雖所載異詞要之建泰身爲宰相不如小臣之殉節而保定之堅守亦勝于京師之易破多矣

廿五癸丑拷夾百官

甲乙史云。有稽勳司持刺。召京紳劉餘祐孫承澤甫郎廍。郎問劉借四萬金。孫二萬。且曰宜早。若遲二日。即不得從容矣。午後。喚諸文武進內點名。幽閉飢餓一日夜至次早點、過其綠八百餘員五人一連俱押鎖田皇親府中。着劉宗敏用夾棍拷打。招認贓銀凡十晝夜、又拿京城富商居民。極刑追逼死者千餘人、云諸臣黎明候起、日中劉宗敏始出、遂一　唱名、坐賊運者數萬輿亦及千。有[illegible]。亦廹招至可

金餘可知矣輸不及數拜令稱貸于前門肩居主人即無一而交夯立不敢不應有見其夯者云某官同妻某氏借救命銀若干兩。凡追贓皆劉敏政李并二僞都督主其事主即大拷有一御史潛入劉宗敏府中覓爲幕客歌唱狎暱。獨免于禍。凡降賊官有年少面白者。爲賊輩戲弄百端甚至作龍陽。

野史云。賊派餉各官撒論用刑。俱責如言。不辨節烈。有夾于各營官兵。有夾于豈拜徤兒。人人皆得用刑。限內閣十萬部院京堂錦衣帥七萬科道吏部郎五

萬。二萬。翰林一萬。部曹千計。勳戚無定數。人財並盡。英國公慘死最酷。自廿三至廿六日。滿街遍捉士大夫。拘繫行路之人。如湯雞在鍋。　廿七日。牛金星點名會極門。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吏政府收用。列名部門外。不用者從西華門出。兵露刃排馬押。劉李二賊私寓。鎮撫司梁清宏及史館辨事衛嘉雜流夾俱竟日夜不放。　廿八日。用者高冠鮮服。揚揚長安道上。不用者夾逼金錢。號哭之聲。慘徹街坊。受刑諸臣先後不一。楊汝誠獻美婢獲免不留用。張忻未刑而

賊拷過又被他賊鎖去拷打不休每賊將一人領長班五十名緝訪官民藏蓄長班一人每月限訪過一件名曰公刺

賊兵大索時厚結長班及無賴子弟使爲鄉導本地鄉紳如周鍾劉餘祐梁以樟米萬鍾吳邦臣沈自彰等咸蜂聚其家恣意掠取與諸役無異至青衿白戶稍立門墻無辜脫者賊兵滿路手携麻索見面稍魁肥即疑有財繫頸徵賄有中途借貸而釋者亦有押至其家任其擄掠而後釋者若縛至劉宗敏僞府便

無生理

賊初入城時先假張殺戮之禁。如有淫掠民間者。立
行遣遲假將犯罪之兵殺死四人分爲五段。據稱以
淫殺之故也。民間誤信遂安心開張店市嘻嘻自若。
自貸贓事起金銀所罄繼以紬段疋價一企。而商人
錢貨爲之一空。賊之巧于行切如此。四五日後忽行
殺掠。先令十家一保。如有一家逃亡者。十家同斬。十
家之內有富戶者。闖賊自行點取籍没其中下之家。
聽各賊分掠。又民間所騾銅器俱責令輸繳于是

刑其妻子輸銀萬兩始釋郝晉輸銀五千兩釋不用王都三次受夾。三次輸銀。釋夾即死。顧鋐被夾。其僕竊貲以逃。贓將遁時。索賄無應。受害。夾之甚者。大臣則李遇知。王正志。嗣臣則楊昌祚。林增志衛允文。其未甚者。金之俊。王鰲永。張維機。胡世安。李明睿也。高斗光者。被追銀欲夾。其子請代得免。張允翔。雷跳龍。沈維炳。方拱乾楊士聰。趙士錦。李士淳。劉明偀。吳邦臣。不夾收繫。 四月初一日。宋獻策云天象慘烈。日色無光。亟宜停刑。 初七日。自成遍宗廟。第見庭院

夾三百多人哀號半絕自成云天象垂示甚宋軍師言當省刑宜酌放之此中縉紳十一餘皆雜流武弁及効勞辦事人釋千餘人然死者過半矣宗敏進所追銀萬萬李牢刑寬所進不及半以已所有湊償人皆稱之初入日己丑賊盡釋諸擊者于是吳履中張鳳翔盡數南歸 御史馮候用粲清紘體甚肥故釋夾即死

賊初入城不甚殺戮數日後大肆殺戮即降而授官者諸賊將長班齎問如云其官有金則鎖去拷打一

城百姓家家傾竭

凡拷夾百官大抵家貲萬金者過追二三萬數稍不滿。再行嚴比夾打炮烙備極慘毒不死不休如願降者。帶歸秦中存亡莫測

燕都日紀云。三月廿一百官投到。凡勳衞戴戚等官。暫令精兵押去。聽使民房仍聚一隅。不許星散有信宿不見米粒者。廿四賊將勳衞武職官。五百餘員綁至平子門外斬首。

凡追贓輸納見銀加二。首飾十不當一。珠玉玩好。一

槊鄉棄衣服極新者。價錢許大緞匹不及兩外。羅緘之前門商鋪。凡有鄉親株連。無不搜括。立盡如蝗蝻集野。草木爲空。

賊黨有夙怨無不立報。如總兵王朴。董廣在獄。子琦以千金託陳君美營辟。君美以好語欺琦而沒其金至是琦在賊黨。遣人召君美。君美猶恃父執欣然往謁。琦數其罪。縛而臠剮之。

大事記云。三月廿二。錦州僞官執鄉紳曹吏部殺之。没其家。僞官多陝西洪洞人。皆生員之無籍者。好淫

貪殺民不欲生

甲乙史云。四月初一識內山東河南守令。多秦晉亡賴。單身赴任。恣意威虐。首禍勒餉。衿紳受脅。少忤而辱隨之。又徵少艾專侍寢。傳人婦憤痛吞聲矣。

姦淫

賊初入城。先擎娼妓小唱。漸次良家。女子弟臉稍白者。輒為擎去。或哀求遠家。賊仍隨之。婦女淫污死者無算。

賊兵初入人家。曰借鍋爨。少焉曰借床眠。頃之曰借

汝妻女姊妹作伴藏匿者押男子徧搜不得不止受則搜置馬上有一賊挾三四人者又有身摟一人而餘馬挾帶二三人者不從則死從而不當意者亦死一人而不堪眾䠞者亦死安福衚衕一夜婦女死者三百七十餘人降官妻妾俱不能免悉怨悔欲逃難脫走惟碩蕤諸臣家有賊兵絕不敢犯

北路凡受偽府縣官遇賊兵過先撥民間婦女供應稍或不足兵即以刀背亂下偽官言不可言美者擄去醜者髮下仍命本官云留待後來者用婦女供沿

之苦如此偷生者少雖死節者亦不得淸潔耳

燕都日紀云賊將各踞巨室籍沒子女爲樂而兵士充塞巷陌以搜馬搜鉤爲名沿門淫掠稍違者兵加其頸門衛甚嚴即欲脫免不可得也不顧青天白日恣行淫戲

大事記云至有八賊輪姦一幼女立刻而斃又有一士子女被姦告之賊官賊官先喚女囑曰汝若認姦便斬汝頭及審女不敢認遂坐誣殺士子而賊黨益無忌矣

新世弦勳云賊兵每得一婦女即舁擁城上挨次行姦循環不已婦人即時殞命或遇賊將過恐被責竟向城外拋下。

三月廿六勸進本末

先是廿三宋獻臣陳演率百官勸進不得入廿五偽禮政鞏焴示隨爲各官率耆老上表勸進焴故陝西提學僉事也至次日廿六甲寅爲勸進之始其表有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周鍾自以爲得意之語。　四月初一宋獻策奏帝星不明速宜登

位初三鴻臚官在繫者悉復原官習儀以候卽位時
四月三六九日官民三次勸進牛金星云大位未正
恐事有中變勸自成會同禮府鞏焴出示定十七舉
此大事百官十二午門前演禮十三皇極殿演禮十
五日頒詔十六幸學宮行釋菜禮文武百官俱往圓
邱候郊天加袞冕併行祀廟定功等禮還太祖神位
于歷代帝皇廟其餘太廟祖主盡行燒燬此示一出
降臣鞏焴不俟臨期竟于四月初四入太廟將太祖
神主捧出送入帝王廟中其餘立時燒去京師無不

唾罵

或持黃袍示賊賊目不可開引至皇極殿金臺金頂雕龍若將下噉輒目眩頭痛雖云三大九日朝集然遲遲未正南面者以此往代纂竊之賊或搖地或陷咎徵亦何可諉也

賊僞製一盒刻永昌年月日于中密置大内令人簡得詐稱符命又詐飾番僧數人稱西域某國和新天子登極入賀

先是四月初牛犨出示定十二演禮忽東報急十一

日自成出京廿六回京廿七絕傳登極預設爵儀于城外百官朝賀

甲乙史云廿九李自成稱皇帝位于武英殿追尊七代考妣爲帝后六政府各一敕書稱大順國永昌元年

選歷降臣

甲乙史云三月廿六日選歷四品以下百餘人詞林則楊觀光梁兆陽改侍郎項煜改太常寺丞韓四維降俻撰辭所蘊改司業何瑞徵高爾儼方以智傅鼎

銓楊廷鑑陳名夏如故張之奇爲順慶府尹六科則申芝芳朱徽劉昌戴明說彭琯孫承澤金煉色光時亨時敏改科爲諫議止時敏改爲縣令御史改直指使則朱　錄張懋爵蔡鵬霄裘希度徐必泓韓文銓陳羽白吏部改從事則沈自彰熊文舉郭萬象王顯楊元錫其餘大理卿劉大巽光祿卿李元鼎太常卿吳家周鴻臚卿張魯驗馬卿宋學顯尚契卿葉初卿學孫鐵位坤助教李森先皆改授者凡銓選官朱企如王之

三月廿七乙卯

吴三桂挾　大清騎叩山海關賊將不能禦

廿八日丙辰

內官降賊者自宮中出者云李賊雖爲首然總有二十餘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衆共謀之時僞國公劉宗敏以爭我叛將白廣恩故遂生心及京城陷逆闖多擄金帛自豊積宗敏尠之不獲心益離出大事記

程源孤臣紀哭

初三月二十日天津兵道原毓宗偕降進士程源以書抵餉部唐延彥忠孝大義且云馮津撫偕義曹師友龔亦有心人今糧虜兵衆據賊腹而俟恢復中興之奇策也唐請源入城議戰守比源至城頭防撫兵大譟劫餉庫盡毆延彥幾死先是馮元飈為天津撫臣聞京城變衆將士泣血誓勿二門下已無一人應之津道原毓宗泰之蒲人赴官時遇賊賊禮之厚留母爲質因縱之許內應比至津創張皇賊勢相離間及鄰門賊報至率紳士先表迎降兵民皆從風而靡

大竭黃旗城樓署之曰天璧民順因而津民各用片紙書民順粘門前總兵曹友義單騎斬關出𨽻宗率兵逆戰之通元飈迎賊元飈不屈副將金斌總兵婁光先指揮楊維翰俱叛稱表降二十一金斌移營演武場源復執見說之唐廷彥傷重移至場元飈皆在羣諭以大義廷兵不動斌且勸廷彥留幕下源先機退急以書諭從賊圖爾一意為千載榮辱之關不可不央唐回書云重傷難存自反無能報國惟一死而已家孫年八十有三晉兄過撫地幸婉曲慰之有子

死國勿過傷也彥止一子方八月源欲竭力保全岡

維彥不從傷哉

程源移書邱祖德

二十八日程源移書山東撫臣邱祖德曰我皇上求

有失德頃緣諸臣泄泄餉缺兵單致賊淪我神京殞

我君父普天率土同此悲號又云江南財賦之地子

弟多豪賊不先窺而以貽我彼豈能舍步騎而與我

爭長江之險耶況有我蜀撫其首走西安纔七日也

而楚豫橫其腹甘寧蝕其心江東老成尚有人義旗

一舉彼擒此陞克復直指顧問耳而議者不察以賊有成為其亦借賊為富貴之資也

二十九日丁丑

程源又移書天津鎮將曹友義曰天地反覆三光晦蒙痛哉食君之祿誤君之事若是矣前寓天津已與將軍見及此彼時相商便將天津一派為託將軍亦毅然不讓今茲胡然大失哉昨泊津門乃知兵以無餉故為原毓宗誘去然將軍所部徒丁五百如父子今雖叛去其心必不忘將軍也目下偏百備列皆為

撫轄各州各縣無一人能爲守者即使收捕擒斬大功亦計日可集嗟乎鼎湖龍去青宮鼎因數天搶泣之時正臣子捐軀之日無負國恩不污史筆勉旃自愛

初四辛酉

燕都日紀云牛金星吉服乘吏政府同宋企郊考試舉人出題天下歸仁焉蒞中國而撫四夷也自天佑之吉無不利等題搜簡封門就試者約七八十人大率本地舉人居多又有一僞示云各省直潛逃候旨

定期卽于中秋時舉行初五日僞相府揭曉取實授舉人五十名餘俱革退三考吏員及監生紛紛告考俱不准。一云順天僞府尹考試童生出天與之及大雨數千里考生員出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次日卽發案。

初五壬戌

山東郡縣寇賊克斥。臨淄濟南尤甚。行道不通。僞將董學禮奉權將軍命率兵南下。僞將白某往天津一路催餉。而北直等處皆有大小僞將果毅僞將軍

分駐

初六癸亥

李自成召父老至武英殿問民間疾苦。濟南撫標甲軍梅某推官鐘性樸殺之甲乙史云自殺。

初七甲子

武定州東南市皆賊

初八乙丑

濬州城外皆賊殺人如麻行已不免。

初九丙寅

馬部將姓朝梁楊畢標爲民所殺

初十丁卯

賊盤祿米倉井大通橋光祿寺等倉凡積米俱見載造册

十一日戊辰殺勳戚大臣

初四日賊聞東師日進慮甚弱即劉宗敏李牟求其出禦劉李耽樂已久殊無鬭志逆闖乃下令十三日親征至是東行之期已定取勳戚大臣皆殺之于是內閣陳演定國徐允禎等諸戚畹官都指揮以上錦

衣堂上官俱死方岳貢邱瑜子櫬因縊以成晛女婦
配給軍卒。又押諸聚官王宗敏寓前梟示坐于路
側徐𢗟攻殺一內官自言輸銀千兩金九十兩亦殺
之三鼓乃釋
十二日己巳自成東行
李自成出正陽門太子衣綠隨後馬尾相銜劉宗敏
繼後。惟留李牟守京師。
十四日辛未
西長安街有私示云明朝天數未盡人思效忠于本

月二十立東宮爲帝改元義興初劉宗敏嘗誅私示處居民數十家今粘貼黃牆上無所用由是飛思密闖干自成

大事記云山東高苑縣郯城縣等方秦之漢中人叔有智畧陰養死士二百名圖南渡方在秦兩戰其中其肋告人以李賊不足爲又言秦紹紳士谷猶背如都中云

十五壬申

李自成至密縣　何瑞徵以望日殺牛金星金星諭

訛言西起各自疑懼無事少出由是降官皆生悔心
人思稍逃矣
大事記云新城土賊王銘盤以數千横行鶴家樹一
帶道路爲梗是時姚王張三姓舉義合兵得數千人
事稍遲問賊猝至乃擁册西行入海
十六癸酉載金入秦
賊拘銀匠數百人凡所掠金銀俱傾成大磚以騾馬
駱駝䭾往陝西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
萬錠錠皆五伯兩鑴有永樂字每馱二錠不用包裹

說過日三千七百萬餘損其奇零即可兩年如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騷然。而扃鑰如故。豈先帝未覩遺籍耶。不勝追慨矣。

予謂果有如此多金。須騾馬一千八百五十萬方可載之。卽術環亥負。亦非旹月可畢。則知斯言未可信也。

十七甲戌

李自成至永平。　總督王永吉以三十騎戎裝乘馬間道南下。　癸未進士王道成山西平陽縣人城破

降賊賊授青州防禦使單騎到任城中人皆詣命相視不敢動時衙簷向在城百姓自亂無能撫衛者

十九丙子

東報益危留守賊千京城內大搜兵衆由是城門益嚴。

五壬午

僞禮政府示云主上不日東還該衙門速備登極儀物

廿六癸未

李自成同京　有朱師欽者廣甯宗室爲香河知縣棄官走吳橋偽防禦關傑囚之于德州傑與州牧吳徵文征比餉銀酷急貢官馬元騄暗相糾結諸生謝陞一呼而起殺傑徵文出師欽爲主權稱濟王移告遠近殺逐偽官未附者四十餘州縣　大事記云兗青登萊等處堅壁自守

廿七甲申

賊縱其下大肆淫掠無一家得免

廿八乙酉

泊頭秀才郭樹家富賊擄入京去

廿九丙戌

李自成稱帝　午後遍草入宮處處皆滿

四月三十日自成西奔

丁亥昧爽李自成西奔群賊皆從劉宗敏先與吳三桂戰時已射傷困長桌上用被疊縛手足而出隨來舊官皆有軍護用者無之薛所蘊以宋軍師密令得出牌諭百姓出城避　數十里之外即遭殺掠賊先于宮中列炮放火各私寓亦放火群賊飛馬殺人

百姓各以牀几窒塞巷口或持棨突出擊之須臾九樓城外皆火賊東西馳不得出至暮起行幾城外草場之火與宮中火相映徹夜如白日

程源云賊兵盡從齊化門出自成仍穿箭衣但多二黃蓋耳從賊偽官俱于齊化門叩頭賊傳免送後隊至午刻盡出　又云酉戌之間逆闖擁大兵出前門止留殘卒數千在內放火三十日天明宮殿及太廟俱被焚燬止存武英殿宮女復逃出無數大內尚有重大器物無賴小民于煨燼中取攫無遺午間九門

亦火止留大明門及正陽門東西江米巷一帶未燒盡賊留一面出路也其未出者悉爲百姓所殺凡二千餘　撫史云賊焚五鳳樓九門放火火光燭天號哭之聲聞數十里

賊無他伎倆到處先用賊黨扮作徃來客商四處傳布說賊不殺人不愛財不奸淫不搶掠平買平賣蠲免錢糧且將富家銀錢分賑窮民頗愛斯文秀才迎者先賞銀幣嗣卽考校一等作府二等作縣時復見選來府縣僞官多係山陝秀才益信爲

真于是不通秀才皆望做官無知窮民皆望得錢拖欠錢糧者皆望蠲免真保閤民謠有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等語因此賊計得售賊胆益張只以三四人或四五人便來到任詭言大兵在後即至地方官聞風先遁而偽官儼然南面矣

賊不識字其偽勅書告示多別字如廢弛訛費弛事務訛事務有戸部吳繼光爲賊用復其官賊每呼其名爲吳虎云

賊兵入城者四十餘萬各肆擄掠自成或禁止輒詐曰皇帝讓汝做金銀婦女不讓我輩耶賊誅刼漕漕河中涸賊得花鈿去花以爲馬槽無用大者以搗蒜小者作油盞

東村老人曰自成入京大類赤眉黃巢諸盜賊之性本無爵王之略或者天厭內外諸臣貪風熾盛特生此惡魔以蕩滌之耳

平自成祖墓

先是陝西參政都任憤李賊所至掘陵塚甫欲往

創拘李氏宗而詰自成父母骸骼何在初諱不吐則大呼吾將盡掘李氏墓始有泄者掘覩則膚色如生骨且有肉乃刀剉而糞溺之

李自成謠讖

宋獻策云我主此可爲馬上王淵過幾年而已又云過秦而興過晉而亡又前月掘一石碑云流人順河干陷在十八灘若要上雲天望落雁門關又卜謠云自成創據非天子馬上登臺未許年只後諸讖槪可信矣

李自成鑄錢

嘗思錢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又非耳目之玩好而乃名之爲寶亦自有說。蓋謂平時之盛衰者也。歷代無論矣即崇禎季年私錢盛行大都鵝眼每貫入分乎稱謂賤之至此。寶失其寶矣。且錢背俱鑄一馬形是隱示崇禎之後即有闖寇也然闖寇之不久亦可于錢驗之。昔自成于山西鑄錢不成至京又鑄文轉成大呂又鑄九璽復不成豈非寶之所在神有司之者乎有西安人語予曰自成之錢既重且大民間不

便亦不甚用予問之曰其錢與今大異輕重不一每一錢有半兩重者作銀一分一兩重者作三分一兩半重者作五分二兩重者作錢極輕五錢起至二兩重止百姓市零星之物甚爲不便以增減太多故耳凡用者俱將錢懸于項上不許藏腰袖中及 大清兵入秦百姓悉棄錢于地而不取然則通寶者通行于世內爲寶入間不行豈足爲寶乎按民間偶有一二細錢此假錢非自成所鑄予聞馬端之每見小錢而歎明衰直有識哉

吳三桂請兵始末

吳三桂字長白高郵人遼東中後所籍膂力絕倫父襄字兩璜起家武科官都指揮使鎮守寧遠部下有精兵四萬遼民七八萬皆耐搏戰而葵丁突騎數千尤爲雄悍敵輩之輒退崇禎十七年正月調襄入京提督御營初到議徹寧遠守關門三桂與薊督王永吉遼撫黎玉田等謂遼東前後衛俱失寧遠勢孤難守宜徹寧遠兵民入守關門卽京師猶有寇警關門之援旦夕可至上下其議給事中吳麟徵言徹之便

一時廷論羣譁。諸閣臣允相左。言無故棄三百里。臣等不敢任其咎。事遂寢。逆寇患急。朝廷悔之。屢下旨徵督臣永吉。三月封三桂平南伯。徵兵入援。三桂不即行。及三月初旬。始出關。徙甯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抵豐潤。京師陷矣。三桂聞變頓兵山海。先是十六年春。田皇親遊南京。挈名妓陳沅顧壽而北。田還京病死。三桂使人持千金買陳沅去。自成入京。劉宗敏繫吳襄。索沅不得。拷掠殊甚。三桂聞之。益募兵至七千。三月廿七。將自成守邊兵二

萬盡行砍殺止餘三十二人賊將負重傷逃歸三桂
遂據山海關報至自成遣叛將唐通統兵往禦又遣
叛將白廣恩統兵往永平救援廿九日自成使唐通
與文武二人犒師銀四萬賚與襄手書招三桂曰汝
以身恩特簡得專閫任非屢累戰功歷年歲也不過
爲强敵在前非有異恩激勸不足誘致此管子所以
行素賞之計而漢高一見韓彭卽予重任蓋類此也
今爾徒飭軍容頓兵觀望使李兵長驅直入既無抗
吭擣虛之謀復乏形格勢禁之力事機已去天命難

冒諾若已逝。爾父須臾。嗚呼。識時務者亦可以知變計矣。昔徐元直棄漢歸魏。不爲不忠。子胥違楚適吳不爲不孝。然以二者揆之。爲子胥難。爲元直易。我爲爾計。不若反手啣璧。負鑕輿櫬。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賞。而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憤驕。全無節制。客主之勢既殊。衆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受戮。身名俱喪。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語云。知子者莫若父。吾不能爲趙奢。而爾殆有媿于括也。故爲尔計至囑至囑。是書本牛金星作。使吳襄

者。唐通至三桂營言老總兵新主十分優禮專待有軍共圖大業以作開國元勳且言東宮無恙三桂得書怒曰逆賊如此無禮我與三桂堂堂丈夫豈肯降此逆賊受萬世唾罵忠孝不能兩全叱左右將來使斬之又云吾忠不成忠孝不成孝何顏立天地間乎有自刎而已帳下止之參將馮有威進曰吾輩願效一死殺賊今不如收其金幣散賜士卒然後起兵使彼不及備何必殺此偽官三桂從之遂佯喜曰願一見東宮而即降報書復命賊計以定王往即日遣賊將

平定王赴唐通營時洪承疇與三桂舅氏祖大壽俱降仕　大清朝三桂遂往乞師　大清主許之四月初四辛酉三桂破山海關唐通迎降定王已至三桂軍三桂檄自成云必得太子而後止兵致書絕父云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親大人膝下兒以父蔭熟聞義訓得待罪戎行日夜勵志冀得一當以酬聖眷屬邊警方急寵遠巨鎮爲國門戶淪陷幾盡兒方力圖恢復以爲李賊猖獗不久即當撲滅恐往復道路兩失事機致爾暫羈時日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

罹吾父督理御營勢弁小弱窺窺百雉何致一二日内便已失墜使見擐甲赴闕事已後期可悲可恨側聞聖主晏駕臣民戮辱不勝眦裂猶意吾父素負忠義大勢雖去猶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闕下以殉國難使見縞素號慟仗甲復仇不濟則以死繼之豈非忠孝兩盡乎何乃隱忍偷生甘心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媿平原罵賊之勇夫元直荏苒爲母罪人王陵趙苞二公並著英烈我父嗟㫺宿將矯矯王臣反愧巾幗女子父既不能爲忠臣兒亦安

能爲孝子乎兒與父訣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之旁以誘三桂不顧也男三桂再百拜初九丙寅自成得書大怒卽盡戮吳襄家口三十餘人下令親征十三庚午寅劉宗敏九大帥等率兵四十萬號八十萬出京徃戰沿途七百里三桂聞之痛哭誓師刻期勦賊軍聲大振時自成前鋒四萬先至關三桂與之十三戰勝負相當十五壬戌自成至密雲十七甲戌自成大隊至永平三桂兵頗少與自成對陣日昃不遑暇食遂結虜營于關外便民爲軍士多

執旗鼓守之私易士卒入城飲食頃之自成薄外營將營中老弱盡行殺死長驅城下圍之數匝又從門西一片石出口東突外城薄關內三桂見自成勢大難與爭鋒先已請兵滿洲[illegible]之臣　大清之九王即攝政王也已與英王裕王發兵十萬將欲入塞。遂遇三桂使者疑之與英裕兩王計曰豈三桂知我南來故設此詭耶且吾嘗三圍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舉破之其智勇必有大過人者今挾大衆親至[illegible]不在小得毋乘戰勝精甲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乎不如分兵

固守以覘動靜遂頓兵不進駐營于孫萬嶺高嶺旗幟休息士卒遣使往三桂營覘之。三桂復遣使往請九王猶未信華去三九王始信。而兵猶未前行。三桂遣使者相望于道凡往返八次。而全軍始至共十四萬騎三桂知　大清兵已在關外。遂裂圍出外城馳入　大清壁中。見九王稱臣遂髡其首以白馬祭天烏牛祭地插血斬衣割箭爲誓。三桂爲前鋒九王總重兵居後隊。英王張左翼統二萬騎從西水關入豫王張右翼亦統二萬騎從東水關入。于是三桂復

入關盡毙其民閉關延敵然迫于戰期兵尚未盡薙髮恐無以辨夜半密令軍士以白布裂爲三幅濶如三指繫之于身以爲暗記然布亦不能猝辨卽以畧足布裂用之約　大清兵見三指布者卽勿殺蓋三取與白色者取三桂及長白兵縞素之意也然九王多謀不肯先與自成輕戰十九丙子使三桂爲前鋒與自成大戰于關內一片石一以觀三桂之誠僞一以覘自成之强弱欲坐收漁人之利日暮戰罷九王始信二十丁丑三桂自成兩軍復合戰戰方酣九王

使鐵騎數萬以白標爲號繞出吳兵之右鋒不可當自成隨數十騎挾太子登廟岡觀戰有僧進曰此非吳兵必東兵也宜急避之已而見白標軍如風發潮湧所到之處無不披靡闖兵大敗自成狼狽遁雖劉宗敏勇冠三軍亦中流矢負重傷而回時闖兵入都以來淫掠身各懷重貲無有鬬志故爾大敗屍橫八十餘里馬無棨跎處所棄輜重不可勝計然吳兵檢賊屍內有數十金猶可私取若百金以外則不敢匿必獻之于師恐懷金旣多則不肯力戰而思逃也二

十二戊寅自成馳兵永平三桂使人議和并請太子自成命張若麒奉太子赴三桂軍中請各止戰三桂允之約自成回軍速離京城吾將奉太子即位自成請如約既盟自成遂旋師三桂躡兵不前是以自成得安行二十六日癸未自成回京三桂棄定王于永平尊擁太子聚軍而行一路移檄寄告遠近自成聞報驅百姓千家大宣武門外毀折民房及牛馬　二十七三桂傳帖至京言義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爲先帝服喪籌備迎候東宮二十日丁亥自成西奔五

月戊子朔皇太子在三桂軍中傳諭京中官民各宜整肅靜候士民大喜相慶三桂兵至榆河 大清國師檄其西行追賊三桂請護太子入都御不許三桂夜送太子于高起潛所或云潛遁于民間陰導之入皇姑寺西江米巷諸商合貲為三桂家發喪每棺衣衾各費百兩初二日己丑三桂兵追至定州清水河下斫斬賊將谷大成相光先墮馬折足自成屢北北京城中俱延頸望太子至初三日庚寅北京諸臣迎候于朝陽門外傳呼奉太子至多官望塵俯伏及登輿知

非東宮也各駭愕而退及城門見其前導者城上遍插白標矣　大清國來者乃攝政王入居武英殿侍郎王鰲永從入見上下同坐于地乃潛走出至初五壬辰沈維炳王鰲永金之俊授職名入內攝政王令各官俱照舊又具勸進表上之攝政王閉門不出其內院大學士范文程接見笑曰此未是皇帝吾國皇帝去歲已登極矣何勸進之有于是傳攝政王令自初六癸巳始爲先帝設位帝王廟哭臨三日隨議謚號議葬隧侯事畢削髮禮部侍郎楊汝成稱與禮浩

綮不能獨任王問漢官何人最賢沈惟炳等推舉李明睿即命為禮部左侍郎明睿以病辭王曰爾朝皇帝尚未收殮明日即欲令京城官民人等哭臨無神主何以哭臨無謚號何以題神主明睿閉言大慟王義之即命議謚于朝房謚先帝為懷宗端皇帝周皇后為烈皇后安奉神主于帝皇廟初六至初八三日百姓哀號如喪考妣尋命造陵衆以田皇妃墳冢厰壯麗明睿厝先帝于中台周皇后居左田皇妃居右甲乙史云初五日庚吉高珩李呈祥訪王鰲永議號

驁永日今日行所當行耳高李出城被刼因留滯通
滯范文程召詞林官止高爾儼應命議稍崇禎史爾
儼曰唐翰一體請著召之明日何瑞徵等皆入楊昌
祚林鑽忘以重傷告假范許之范上虞人瀋陽衛籍
其祖鏞兵部尚書自瀋陽陷歷官至此每日坐午門
右決專裁學士倪元璐家人具呈扶柩回籍范差官
執令箭遞至通州倪夫人肩輿出城如曉見焉○吳
三桂追自成于保定勝之明日追至定州奪其駝馬
又三日及于眞定逐之出關而止李自成過關方整

隊西行初六癸巳北京爲哭臨先帝之始五城御史監察諸儀曹溶等五人因攝政王有照舊之甫儼然即眞朱朝鑠者宗室之子書示稱順治元年奉旨若先更易者從賊如熊文舉楊枝起朱徽等咸同哭臨五月初七甲午　大清國封吳三桂爲平西王楊仕聰家眷出北城門生方大猷遣家丁護送大猷者薊州監軍隨三桂降　大清令守通州也十一戊戌大清國令虛燕城之半以屯兵盡驅民出城自是縉紳雜出槩不致詰十二已亥三桂旋師入燕　十五

壬寅攝政王登武英殿受朝賀　王出示京城合官民除服薙頭衣冠悉遵　大清之制自是京城內外盡皆薙髮自洪武戊申至此凡二百七十八年云

錢數曰陳沅身價千金皆有司敲朴萬民之膏血也遂以殺吳襄一家不血刃而易中國之天下其果傾城何如以一婦人而忠孝兩失矣

予按吳襄之被殺也一載自成得書殺襄家屬而緊襄東行迨戰敗即梟吳襄首懸之高旂而返兵如是則戰時尚未殺也然戰敗甫殺襄三桂何忍

使人議和。是不可信者。一也。一云。自成囘京後聞
三桂移檄遠近而殺襄。是殺襄又在議和後也。則
議和時。襄尚在自成所。三桂何無一言及之。且未
聞交質之說。是不可信者。二也。史畧遺聞俱載自
成初出兵時所殺。似爲近之。

附記野史

吳三桂欲倡義復仇。以衆寡不敵。遂親往 大清國
請兵十萬。爲朝廷雪耻。 大清不允。三桂力懇 大
淸曰。明朝文武。數無信義。將軍欲建大功。本國何難

發兵助陣破成功之後不知將置身何地耳三桂曰桂父子受朝廷厚恩今日爲巨寇弑逆士庶傷心神人共憤桂聞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家而後國今君后俱遭慘弑桂食君之祿焉有坐視之理如必計成敗而後行是有覬覦于衷也桂今日誓死報國雖肝將塗地亦所不辭安問其他　大清王曰將軍姑退明日再議明日三桂披髮掛孝復造謁　大清主痛哭哀懇　大清主遂發兵三桂因斬關而入自成聞之遣使以吳襄手書及檄文招之檄王大順

國王應運龍興豪傑響附唐通祖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四面革心朕嘉其志復賜綵緞二十疋黃金二十金白金四十兩所將兵卒先給四月兵糧俟立功日量功陞賞抗命周遇吉等具服五刑全家誅戮刑賞昭然判若白黑爾等當審時度勢棄昏就明妥享令名功業奕世孰與棄身逆命妻子戮辱大禍不再後悔嗟爾檄到須知三桂得書不悅遂答書以絕父自成復使唐通往通見三桂日將軍久在邊關初高忤馬宦豎姦臣敗事國喪君亡天下生靈塗炭久矣今

新主豁達宏博網羅英豪雖無堯舜之仁頗有湯武之德○渴慕將軍盛望一見即當列拜位在諸臣之上矣三桂佯喜曰前日使者言之無緒使我一時忿躁遂致決裂如此今家君見在羈囚恐旦夕不保桂方悔恨幸將軍舊臨自當改絃易轍共建百世之功但東國之兵已入內地勢難抗回惟一戰敗之然後可捲甲趨朝耳遇曰遇雖懦弱願隨驥鐙三桂曰神業與東國有約若回兵直指無以爲辭煩夫兵先出東兵情桂相取戰必無謀我兵出其不意從後夾攻一

戳可誠矣通大喜率兵出關與　大清合戰大敗退走吳營忽砲發吳兵殺出內外受敵逼逃走三桂沿途遍張告示云欽差鎮守遼東等處地方總兵官平西伯吳示爲復大仇殲大寇以奠神京以安黎庶事切痛先皇殉社亘古奇殃剿寇拔猖徃代未有凡屬臣僚士庶能不稽首殞心今義兵不日來京爾鄉紳百姓須各穿縞素協力會勦所過地方俱應接糧草務期盡殲巢穴職介無避庶使克復神京奠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特示

又榜文一道平西親王吳為安撫殘黎以救民生事照得逆闖李自成戕主賊民竊竊神器滔天罪惡罄竹難書荷蒙 大清朝垂念歷世舊好特命攝政王殿下大興問罪之師慎綏萬邦用躋和平之域仁聲所播義無拂命第慮遐遠之區訛傳舛錯不特有蠢 大清戢暴安民之意致黎庶反受執迷殞身之禍今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擁戴西洋大砲數百位緒繹南下相應榜諭以醒蒙愚為此示仰一帶地方官生軍民人等務期仰體 大清朝安民德意速速

投誠販命各安職業共保身家毋得執拗迷謬自罹玉石俱焚之慘未便特諭順治元年四月廿六日榜自成聞之遂殺吳襄全家諸牛金星曰北兵勢大城中人心未定我兵豈可久屯在此即十北京不敵一秦中險固爲今之策不若退處關西以圖堅守金學日大內金銀搜括已盡但皇居壯麗焉肯棄擲他人不如付之一炬以作咸陽故事即後世議我者亦不失爲楚霸王之英豪自成從之遂于宮中四處積聚竹木桐油硝黄等件以備舉火之用自翊聞之大

賊自成于四月廿九西走閤宫放火燒宫惟山陜河南北直人併前選用者隨行餘見賊勢稍衰四散逃歸侍讀楊觀光不肯隨行自成怒殺于順成門外制將軍谷大成統兵五千距後自成率大隊自齊化門出途中大肆焚掠婦女戀楺投井者無算百姓官紳踐踏死者積尸成堆